



商美的人们

贵阳市文化局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编委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關 关 的 人 們

贵阳市文化局“工厂史”编写组 编
贵州汽车制造厂“厂史”编委会

*

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路3号)

(贵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貴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貴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32 印张：3 字数：56,250

1963年1月第1版

1963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2,101—12,120册

統一書号：10115·279 (1644)
定 价：(6)二角八分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选辑了七篇工厂史，比较生动地反映了贵州汽车制造厂解放前后的深刻变化。其中，写解放前的工人生活的三篇：“火花塞事件”揭露了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工人的罪恶手段，歌颂了工人们的自发斗争；“难忘的枪炮”描写一个工人在旧社会的痛苦遭遇；“黎明前后”描写工人如何与国民党军队作斗争，保存汽车，迎接解放。写解放后的先进人物的作品四篇：“黑铁匠闹革命”，“闯关的人们”和“木工张俊”三篇，记载了大跃进中的先进人物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把冲天的革命干劲与科学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创造出巨大成绩，改变了生产面貌；“陈和庆师傅二三事”通过几件小事，较为生动地勾画出了一个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爱厂如家的工人形象。

目 录

火花塞事件.....	1
难忘的枪疤.....	17
黎明前后.....	25
闯关的人们.....	36
黑铁匠闹革命.....	53
木工张俊.....	65
陈和庆师傅二三事.....	79
后记.....	89

火花塞事件

李誠大 刘运初 陈 清 王应昌等 口述

李砥中 朱 西 整理

一

我們貴州汽車制造厂的前身，是个破烂的汽車修理厂，建厂于抗日战争初期。說起那个时候的厂来，真是可怜得要命！一个豺狗經常出沒的荒坡上，搭上五間茅草房，然后挂上几块“鉄工間”、“車身間”、“引擎間”的牌子，稀稀落落摆上几部破旧机器，这就是全厂的面貌。

抗日战争后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卖国政策，中国的領土大部淪陷于日寇的鉄蹄之下。淪陷区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和难民，一股劲儿往大西南后方川、滇、黔几省迁来，于是，貴阳这座閉塞的山城人口驟然增加，畸形地熱鬧起来。由于貴阳是西南公路交通的一个枢紐，汽車修理厂成立不久，居然得到了較快的发展，在貴州工业向来非常落后的情况下，竟成了全省数一数二的大厂。一九四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領導的人民武装力量的抗击下，在苏联即将击败德国法西斯

的前夕，正面临着复灭的命运。就在这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美帝国主义看中了这个机会，企图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打着同盟国支援中国抗战的旗号，通过蒋介石这个奴才，向中国派兵遣将。贵阳也不例外，驻扎了很多美军，企业、厂矿里插进了他们的顾问，街上到处可以见到耀武扬威的美国人。这时，修理厂来了个洋不洋、土不土的厂长，名叫顾孝忠。

这家伙，中等身材，高鼻子，黄头发，说一口涩格格的中国话。刚进厂时，大家都以为他是美国人，可是瞧着他那一双细小的贼溜溜的黑眼睛，觉得又不象。几天以后，才听说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美国人。原来是个道道地地的杂种！他在美国长大，从小就接受了美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奴役压榨工人的一套衣钵。抗战后期，他看出美帝国主义将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以为自己与美国有特殊关系而有机可乘，便回到中国来。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国民党西南战时运输局便派他来到我们厂里当厂长。

他来到厂里不久，一切都马上变了样，他完全忘记了他还是一个中国人，竟公开地站在美帝国主义的立场，操着美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腔调，采取了美国资本家对待殖民地人民的一整套手段来对付我们工人，颁布一套榨取工人血汗的“管理制度”，在每天十小时的劳动中，连大小便的时间都给工人规定出来，搜身罚款公开订为制度。至于打骂工人、禁闭工人、侮辱人格的事，简直成了家常便饭。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还没有当日寇的亡国

奴，就先受顧孝忠那份洋气，于是，工人们逐渐看穿了美帝国主义的假面具：老虎戴佛珠，假充善人！

五月的一天下午，引擎車間的青工李俊民脸色铁青，脚刚跨进車間門口，“唯啷”一下，把一个刚补好的旧牙箱摔在地上，咬着牙罵道：“操他媽，这还是人过的日子？把我們欺侮得太不象話了！”

“又出什么事啦？小李。”老电工朱师傅放下手里的活路，关切地問。朱师傅是个走南闖北的人，四十来岁，手艺高，見識广，遇事爱給人帮个忙，出个主意。因此，青年工人都很敬重他，一口一个“朱师傅”，他的名字反而沒有人提起了。李俊民还是气冲冲地說：“在这个鬼厂里，哪天不出事才怪呢！”說着，用袖子揩了揩脸上烏黑的汗珠，喘了口气：“刚才保修車間张保华不小心車錯了一个螺絲帽，被高鼻子看見了，不分青紅皂白，上前就是一骂光。舔屁股的人事室主任王忠英趁火打劫，罰了他五块钱，还說是从輕处理。真把大伙儿气死了！”朱师傅一听，联想起自己昨天在車間吸烟，被罰了一块錢的事，不由得心头火冒。他看了看大家，用激昂的語气說：“大家看，狐狸尾巴一天天露得更长了吧！高鼻子初来的时候，口号喊得怪漂亮：‘美国帮助你們抗战，你們要听委員长的話，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前方后方同心协力打日本。’”說着，气得他右手一甩：“可現在还没有受日本人的气，却先让这杂种仗美国人的势，爬在咱們头上拉屎来啦！”

蹲在地上边听边摆弄着牙箱的季誠木猛地站起身来，

接着朱师傅的话说：“王忠英那坏蛋也不是他娘的好种，成天跟着顾孝忠的屁股，指手划脚，这是违反厂规，那是违反制度，顾孝忠放个屁，他也要闻出香气来。生就一副奴才相！”季诚木二十多岁，在车间里是个不爱说话的青年，但一说起话来，就很有分量。他对顾孝忠那一套奴化手段早就十分不满了。

李俊民听了他两人的话，更是火上加油：“我真想砸了这个破饭碗！”说完，他猛地一脚，把地上的一把扳钳踢开，双手卷起袖子，好象要和谁打架似的。

屋子里的人都愤愤不平，三三两两地议论着，发着牢骚。季诚木看了大伙儿一眼，沉着地说：“砸饭碗干哪样？礼尚往来嘛，他给我们喝辣子汤，我们就不会请他穿小脚鞋？他们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抗战，实际上是想方设法榨取我们工人的血汗，发国难财！既然如此，我们就天天给他磨菇，叫他们晓得锅儿是铁铸的！”

“对，我们不听他那一套鬼话，给他磨起干！”

“顾孝忠再打人，我们也揍他这杂种！”

“……”

车间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放下了工作，纷纷议论开了。这时，工程师吴照麟也来了。由于他有几分正义感和爱国热情，所以他和厂方的关系处得很不好，因而爱到工人中间来闲聊，顺便也发洩几句牢骚话。他瘦高个子，戴副眼镜，讲起话来爱甩个手，比划手势。当下，他听说这事以后，便插嘴说：“上帝既生我，岂有绝人之路？我在这里再干不下去了，准备跑重庆。”他把手向北一指，看了看

气愤愤的李俊民，接着說：“先忍註一下，到時候咱們一块儿走吧。”

就在这时，下班鐘响了，大伙儿气得连工具都懶得收拾。突然，王忠英这家伙气喘吁吁地跑进車間，大喊，“厂长有令，西南战时运输局刚才打来电话，馬上有車子进厂急修，明天是星期天，引擎車間的人全部上班，不得有誤！”

李俊民一听，无名火高三丈，他从水盆边轉过身来，顺势一甩手，水滴濺了王忠英一脸。王忠英吃了一惊，还没有弄清是回什么事，李俊民却大搖大摆地走了。季誠木也装做沒有听见王忠英的話似的，慢条斯理地擦干了手，笑着对朱师傅和其他几个工人說：“伙計，难得明天休息一天，喝二两酒去！”說罢，几个人簇拥着訕訕地往外走。这下子，王忠英才开始明白过来，他脸紅脖子粗地喊道：“哼！明天休息？別做梦啦！誰不来都不行，这是顧厂长的命令！”工人们一个也不答理，各自走了。王忠英麻脸照鏡子，討了一场沒趣，却又硬着头皮从后面追上来，可是，“嘟嘟嘟”几声喇叭叫，十几輛进厂待修的汽車，一下子拦住了他的去路。

工人们走出厂門，电话員陈清指着汽車低声地告訴大家說：“这批車子，是准备送运输局几个头儿的家属和发来的国难財往昆明去的。”原来，运输局的头儿們老謀深算，怕抗战时局变化，准备把家属和私产先送走，再坐待时机。大家明白了，要是日本入兵的打来了，倒楣的还不是我們工人？！李俊民掉过头来，对着汽車“呸”了一

声，和大伙儿一起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二

第二天，厂房里冷冷清清的，只有传达室的工友王应昌坐在传达室门口。九点多钟，他看见王忠英一副过足了鸦片烟瘾的样子，低着头，慢慢地走进厂里。他一直走到引擎车间门口，一探头，发现屋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回过头来，脸色大变，恶狠狠地问王应昌：“引擎车间的人一个也没有来？”

“没有。今天休息嘛。”王应昌回答。

“好呀，胆子越来越大了！你们给老子捣鬼，老子要你们滑泥鳅逃不出拦河网！”王忠英的叫骂声象头老母牛似的从鼻子里哼出来。说罢，鬼鬼祟祟地往顾孝忠的私宅摸去，象怕人看见似的。王应昌见他那咬牙切齿的样子，就象哪个挖了他的祖坟，心里担忧着。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自从顾孝忠进厂以后，他的一套规章制度，整得工人们叫苦不迭。于是，工人中间流行了这样一句口头语：高鼻子进厂，大伙儿喊天！其实，那年头，哪里有什么天理，他顾孝忠一句话就是王法，要打就打，要罚就罚，要开除就开除，就是大白天喊一声天黑，还不是家家都要关门？加上那狗腿王忠英捧住高鼻子的屁股舔油，狐假虎威，工人们的日子越更难熬了。再说，抗战时局又不知怎么变化，人心惶惶，大家就给他来个磨洋工，过一天算一天，叫他高鼻子从工人们身上榨不到油吃，只讨得到辣子汤

喝。有些被高鼻子打罵过的人、被罰过款的人更是大着胆子，等他下車間巡察的时候，故意装做不小心，不是弄机器碰他的脚，就是用电火烧破他的衣服。有一回，有几个工人被顧孝忠整得实在寒心了，就偷偷地把他的汽车前轮的螺絲車松，要不是发现得早，在下馬王庙那个陡坡时，定要了他那条洋命！事后，大伙儿护着他們，顧孝忠怎么也查不出来是誰干的。高鼻子是受过訓練的美国貨，他早就从許多迹象中感到不祥，总想伺机迫害一些工人。无奈时局紧张，运输繁忙，厂里任务很重，沒有拿住恰当的把柄，不好随便发作，真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嘴了。恰好这时发生了引擎車間抗拒加班加点的事，他听了王忠英的汇报以后，便决定立即下手迫害領头者，以杀一儆百。当下，他們商定，叫人把进厂待修的十几部汽车的火花塞卸掉，然后以偷盜火花塞、破坏运输、破坏抗战的罪名逮捕李俊民、季誠木等人。

当天下午，李俊民、季誠木、刘运初等几个人正坐在房門口摆龙門陣，忽然，一輛黑壳綠頂棚的中型吉普車开来，突地在他們身边停下。一个人事干事带着两个警卫从車上跳下来，皮笑肉不笑地对他們三人說：“厂里有急事請你們去商談。”李俊民他們連考虑是回什么事都来不及，就被警卫推上汽车，向厂里警卫室开去。

就这样，这輛中型吉普車在工人們聚居的新街、二桥、黄金路等地横冲直撞，一共抓了九个人，工程师吳照麟也进了警卫室。只有朱師傅那天下午因事进城去了，才沒有遭殃。

三

晚上十点钟左右，李俊民第一个被带进警卫室旁的一间小屋里。屋子里摆设很简单，一张三抽桌，几张木椅子。三抽桌上摆着一架电话机，电线拖在地上。谁也想不到，这间平常是办公模样的屋子，现在突然变成了閻罗殿。王忠英阴险地坐在椅上，一脸横肉的警卫班长崔长明杀气腾腾地站在他身边。李俊民知道抓人、打人是崔长明这家伙的拿手戏，心里盘算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没有犯法，看你们把我怎么办！崔长明向王忠英使了个眼色，王忠英点点头，让李俊民坐下，然后似笑非笑地说：

“李俊民，你们这回可做得太不讲情面了。蒋委员长有令，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切为了打抗战。厂里修的汽车，全是支援打抗战用的，任务急了，加班加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你们……”李俊民没等他再说下去，“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你们别再假借抗战的名义来欺骗我们了！”王忠英挨了当头一棒，仍不死心，厚着脸皮继续说：“欺骗？何以见得呢？难道进厂待修的车子不是战时运输局的吗？难道战时运输局不是支援打抗战的机关吗？……”李俊民是个火炮脾气，他不让王忠英继续说下去，便一针见血地反问道：“不用耍花招！我问你，这些车子是运抗战物资上前线的，还是送大官老爷们的太太小姐溜昆明的？挂羊头卖狗肉！”

王忠英脸色骤变，他没有料到李俊民已经明白了他们的机密，恼羞成怒，撕下脸皮对李俊民吼道：“给你说正

經的你不听，簾筐裝狗，不識抬举；抗拒加班，偷盜火花塞，破坏軍事运输，破坏抗战，不服从蔣委員长的命令，你簡直要造反了！”

“誰偷盜火花塞？你別血口噴人！”李俊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會給他加上这个“莫須有”的罪名，气得渾身发抖。

王忠英做賊心虛，李俊民的倔強态度使他无可奈何，只得向崔长明示意，拿出特务手段来。崔长明喊进来两个警卫，用布塞住了李俊民的嘴，用繩子把他捆在椅子上，两根電話綫纏住他的两个大拇指，然后拿着電話机的搖柄使劲地搖了起来。电流刹时传遍了李俊民全身，就象千万顆鋼針扎在心上，他一会儿就不省人事了。残酷的电刑並沒有使李俊民这个硬汉子屈服。他苏醒过来，王忠英又逼着他承認偷盜了火花塞，李俊民不仅不承認，还給了他一頓臭罵。王忠英理屈詞穷，被罵得狗血淋头，开不起腔，气得他亲自抓过電話机搖柄，拼命地搖起来。李俊民复又昏了过去。

王忠英从李俊民身上什么也沒有得到，只得把瘫痪了的李俊民押回警卫室，換季誠木上来审讯。誰知季誠木机智沉着，对于厂方捏造的火花塞事件，他并不象李俊民那样破口大罵，而是有条有理、有根有据地进行反駁。他說，“王主任，待修的汽車是我們下了班离开車間以后才进厂的，第二天是星期天，众所周知，我們沒有听从厂长的命令进厂加班，試問，我們能用什么时间去偷盜火花塞呢？”

“誰叫你們不服從命令加班？”王忠英沖口說出這句話，見季誠木那逼人的眼光盯住他一亮，立即察覺自己說走了嘴，忙改口道：“龍有龍的窩，蛇有蛇的路，哪個曉得你們這伙人是混進廠偷的還是里應外合拐帶的？”

“哈哈……”季誠木冷笑起來，“請問王主任，廠方規定，工人上班下班都要被搜身檢查，夜晚警衛四處巡邏，門禁森嚴，試問，除了你們自己以外，誰能進廠一步？又怎么能偷盜火花塞？看來，正是因為我們沒有服從廠方不合理的加班命令，才蓄意捏造火花塞事件來迫害我們工人！”

季誠木的話，一個字象一顆子彈，準確地射中王忠英的要害，駁得他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接着，季誠木趁勢指出好些廠方迫害工人的事實，弄得王忠英臉紅一陣白一陣，下不了台。他腦袋擺得象個巴郎鼓似地喊着：“你還強辯，你還強辯……”

“不！不是強辯！你們非法逮捕工人，私設法庭，應該立即改過，釋放被捕工人，賠禮道歉，并向全廠工人公開承認錯誤。否則，我們要控訴你們，向貴陽市全市職工揭露你們的丑惡面目！”

聽了這話，王忠英嚇了一大跳，直覺得黃鼠狼沒逮住，反倒落了一屁股騷氣。他萬料不到季誠木竟如此厲害，只得陪笑道：“老季，常言說得好，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你還是想想你的後路吧！樹大招風，年輕人，不要感情用事，過於冒失了！”

“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來！山大擋風，我怕什麼！”

季誠木再也忍不住了。

“季誠木，你不要油炒四季豆，不進油盐。吃人三餐也要還人一席呢！”王忠英沉下臉來，轉身對崔長明示意說：“我少陪了，還是請崔班長好好招待招待吧！”王忠英走出去了，季誠木象李俊民一樣，被幾個警衛捆在椅上電刑拷問。

夜，已經很深了。王忠英象一只斗敗的公雞，低垂着腦袋，無力地拖着兩腿向廠長室走去。

四

被捕的九個人一一受到非法審訊後，都關在禁閉室里。室里黑漆漆的沒有電燈。他們有的坐着，有的躺在草墊上。廠外的路燈光穿窗射進來，隱隱可以辨出，他們全是一張張橫眉怒目的面孔，有的在罵着，有的在議論對策。

工程師吳照麟坐在草墊上，背靠着牆壁。他被非法審訊以後，一直默默地坐着，沉思着，不說一句話。這時，不知是誰“砰”地一脚踢在板壁上，响声才把他驚得抬起頭來，他扶了扶審訊時被整歪了腿的眼鏡，突然狂喊起來：“我要控訴！我要向法院控訴！控訴他們非法捕人，秘密審訊……唉！豈有此理！”

大家都吃驚地看着他。

“對，我們要控訴，”李俊民覺得吳工程師的話正好表達了他的意思。“我們決不能讓這批壞蛋橫行霸道！”

“吳工程師，你快寫個狀子，我們大家簽名。”

大家都同意联名控告，只有季誠木从草垫上站起来，語气沉着地說：“伙計們，我們應該控訴，可是我們决不能向法院控訴！”

“为什么？”大伙儿不禁惊讶起来。

“俗話說得好，衙門八字开，有理无錢莫进来，法院不是我們的呀！”季誠木說到这里，轉脸詢問吳工程師道，“你說是不是？”

一句話提醒了大家，大家覺得季誠木平常愛讀一些进步書籍，他的見識畢竟要深刻一些。李俊民不等吳工程師发表意見，就一拍大腿說：“当真，法院那些家伙也不是好东西！上回厂里的廚師刘老大，无故被运输处长余璜的小舅子小蜈蚣开枪打死，告到法院去，他們碍着小蜈蚣是国民党部队十九兵团司令何紹周的亲信，还不是置之不理！簡直和王忠英是一个娘养的！”

“那我們向誰控訴？”有人問道。

“向大伙儿，向全厂的工友，向全市的工友，只有他們才是我們的自己人！”季誠木說着，打开一个紙烟盒，用一枝鉛笔在上面写了起来。

吳工程師沉思了一会儿，仍然认为司法独立，对于厂方这种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国民党不会完全不管。因此，他以个人的名义向省高等法院写了个状子。

五

紙是包不住火的！就在李俊民、季誠木他們被抓去的当天晚上，知道这件事的工人們就紛紛議論开来，

“季誠木会偷火花塞？”

“李俊民昨天一下班就和我們上街看电影去啦，再沒有进厂。况且，下班以后，門警根本不准工人进厂呀！”

“这样乱抓人，我看大家都不用活了！”

“……”

第二天晚上，有些不怕事的工人挤在一間茅草屋里，围着从城里回来的朱师傅，向他訴說事情的經過。朱师傅眉头紧皺，眼里射出憤怒的光芒，沉着地考慮着如何营救被捕的工人。这时候，厂里打鐘的老王气呼呼地送来了一张香烟盒紙。朱师傅打开一看，眉头渐渐舒开。看完，他眼珠一轉，对大伙儿說：“要救他們，只有依靠大家的力量。老王，你明天早晨負責鳴鐘聚众吧！”

次日清晨，上班鐘刚刚敲过，工人們都走进了車間。突然，一陣急促的鐘声又响了起来。随着鐘声，老王大声喊着：“大伙儿到車場集合啊，厂里出事啦！”

工人們象潮水一样，从車間里涌向停車場。朱师傅一騰登上了一輛汽車的頂篷，大声地对工人們說道：“伙計們！厂方前天无故捏造偷盜火花塞的罪名，把李俊民、季誠木、張保華、吳工程師他們非法逮捕，秘密审讯，严刑拷打，我們工人决不答应这种迫害我們階級弟兄的行为！現在，季誠木他們写来了控訴信，向全厂工人控訴厂方灭絕人性的罪恶行为，要求我們全厂工人援救他們。”說着，他把那张烟盒紙当众揚了几下，然后大声唸讀起来。当他唸到李俊民、季誠木他們被特务用电刑拷問的时候，人群象一包着了火的炸葯，陡然一下轟鬧起来。于是，朱师傅

趁勢提高嗓門，揮動着拳頭喊道：“弟兄們：很显然，厂方之所以要一手制造火花塞事件，是因为大伙儿逐渐看穿了他們盜用抗战名义来欺騙我們工人的假面具，企图拿李俊民、季誠木他們开刀，吓唬我們工人服服貼貼地为他們卖命。工人弟兄們，对于厂方这种无法无天的迫害行为，我們答不答应？”

“不答应！”回声象炸雷。

“走！找他們算賬！”

“……”

人群咆哮着，有的喊打，有的嚷着要賠償損失，一齐向厂长办公室涌去。人們长期来积压在心头的怨怒一下爆发出来了，大家从这件事知道一条道理：这个世道不是人过的，我們工人不仅吃不飽，穿不暖，受着資本家的残酷剝削，而且連人权也沒有保障。真是閉門家中坐，禍从天上落。因此，不如跟厂方算算賬，拼一拼，为了李俊民、季誠木他們，也为了大伙儿自己。

厂长办公室門口，頓時变成了一片憤怒的海洋。此时，躲在办公室里的顧孝忠、王忠英、崔长明三人全吓呆了，他們怎么也估計不到，这个厂里一向沒有組織的工人，竟会来这一手。办公室門关得紧紧的，被工人們团团围住。一些人爬到窗台上，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只見顧孝忠他們一个个惊慌失措，面如土色。王忠英抓住电话机搖个不停，他还不知道电话綫早被电话員陈清剪断了。他摔掉話筒，象得了軟骨病似的倒在沙发上。

工人們在門外，把房門和玻璃窗敲得咚咚响，怒吼

声、喊打声犹如山崩地裂。不一陣，崔长明开门出来了。他故作鎮靜地咳嗽了兩声，正想說話，抬头看見黑压压的尽是人，吓得結結巴巴說不成句：“弟，弟兄們，請派，派代……表……”說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人群里喊了声：“揍呀！”拳头象雨点似的落在他身上。

一些工人向办公室里冲去，把顧孝忠团团围住，連轉身的地方也沒有。他战战兢兢地說：“各位有什么条件，本人一律接受。”

“什么条件：取消你那些不合理的厂規制度，立即把被捕的工人释放出来，承認錯誤，賠償損失！”

“是，是，一切照办。”顧孝忠見大家沒有揍他，連忙点头哈腰，答应不迭。

另一些工人从办公桌底下抓出一脸脏土的王忠英。他吓得上牙和下牙打起架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唸咒似地說：“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奉命行事，請大家饒恕，饒恕……”

禁閉室的大門給群众砸开了，温暖的阳光射进黑洞洞的房間。被捕的工人們一个个踉蹌地走出来，眼里閃着感激的光，脸上淌过兴奋的泪，和大家一一握手。

工程师吳照麟給法院写的状子，象断了絃的风筝，音訊杳无，他知道他是被工人們救出来的。于是，他紧紧地抓住朱师傅的手，两行热泪扑簌簌地落下来，感慨万分地說：“过去我是个糊涂人，現在才算明白些了！我看穿了国民党的一套假民主：我看清了工人們的力量！朱师傅，請相信我，我不走了，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好！”朱师傅觉得自己也很激动，但只说了这样一个简单而有力的字。

当天晚上，李俊民和张保华两人，由于遭受严重的电刑拷问，终于抢救无效而死去。人命关天！紧接着，工人们向西南战时运输局提出了两项要求：一、撤换厂长顾孝忠，惩办王忠英和崔长明；二、给被迫害的工人恢复名誉，赔偿损失，礼葬死者。

三天以后，战时运输局碍于厂内外工人的压力，唯恐事态扩大，不利于国民党政权正在玩弄的假民主招牌，影响西南军事运输，终于被迫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不久，顾孝忠、王忠英、崔长明等人，都一一调出了工厂，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取消了很多。

反迫害斗争完全取得了胜利。虽然这还是一次自发的斗争，但它却永远铭记在我们工人的心里。通过斗争，大家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无论日本帝国主义也好，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也好，都不是好东西！工人们只有团结起来，和一切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坚决斗争，才能活下去。在那黎明前的最黑暗的年代，大家都盼望着解放。

难忘的枪疤

王家禄 口述

陈其林 李荣华 张寿欽 整理

“打”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夜晚，河里涨大水，把工厂淹了，住在两岸的职工又饱受了一次严重的灾难。十三日，水退了，厂里忙着叫工人们找回被大水冲走的零件，修整机器，准备复工生产。这天，总务科长一早就要我和陈绍、杜振亚等几个人驾驶着汽车进城去运煤。

这正是一个大晴天，赤日炎炎，坐在房子里都热得汗流夹背。我们把车开到煤场上煤，更象是靠在锅炉边似的，烤得人浑身发烫。几个人干了半天，又渴、又饿、又累，只觉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回来的时候，只好把身子紧紧地贴着车身，闭目养神。司机陈绍看到这个情况，恨不得把车子一下驶回厂里，让我们休息。他使劲地推开前进档，加大油门，车子象飞一样向二桥的方向驶去。我们站在车箱上，东摇西晃，只觉得昏昏欲睡。一会儿，到了头桥，陈绍正要推快档驶过去，突然从马路旁边窜出了

十几个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士兵，边跑边舞枪弄刀地冲过来，堵着路口，大喊大叫：“停車！停車！”

陈紹知道，这些人全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一个劲地嗚号，要他們註路。誰知这些家伙存心非卡住車子不可，一个个凶神恶煞，“嘩”的一声拉开了枪栓，气势汹汹地罵道：“他媽的！你停不停？停不停？”看来，硬闖是闖不过去了，陈紹回头招呼了我們一下，把車子煞住，向那些遭殃軍問道：“老总，有什么事呀？”他話还没有說完，一个排长模样的家伙“嗖”的一下抢上了踏板，一手抓着車門，一手持着手枪，鼓起牛卵般的眼睛吼道：“他媽的，快帶老子們到沙子哨抓逃兵去！”

抓逃兵？我們从心眼里就不愿意。逃兵都是穷人嘛，他們不愿为国民党卖命，我們怎么能做国民党的帮凶呢？我对陈紹呶了呶嘴，暗示他看机会行事后，便装做笑脸說：“老总，对不起，車上装的全是厂里急用的煤，下趟再去吧。”狗排长可真鬼，他听了，把眼珠轉了轉，重重地往踏板上蹬了一脚，喝道：“不行！不行！”随即用手往后一招，紧接着，好几个歪戴着帽子的士兵便象猴儿一样，朝車上直窜。杜振亚一見情况不妙，忙对陈紹說：“開車！開車！”陈紹猛地一下踩开油門，車子“嗚”的一声冲了过去，刚爬上車来的几个遭殃軍，一个二个全象餓狗抢屎似的，死死地抓着車身，动也不敢动。只有那狗排长还象疯狗一样嗥嗥地嗥叫，“他媽的，你們这些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看老子毙了你們……”

到了二桥，陈紹迅速地把火踩熄，車子不偏不倚，正

好在厂門口停了下来。狗排长一看，伸出拳头，擂鼓般地在車門上捶着：“他媽的，你裝什么洋葱，快給老子开到沙子哨去。”陈紹說：“老总，厂里鍋房正等着煤燒，供不上，生产就要停止……”

“老子不管什么生产不生产！”狗排长沒等陈紹說完，推開車門，揪住他的衣領，揮手就是一拳。陈紹可不是好欺侮的，只見他一縮身，伸出胳膊一拦，就勢用力一推，“咕咚”一声，那家伙象冬瓜似的，滾下車來，跌了个四脚朝天。那頂嵌着國民黨徽的軍帽，滾了兩滾，滾到路旁的臭水溝里去了。狗排长气瀉瀉地爬起來，咆哮着：

“好小子，你竟敢打國軍，无法无天，老子叫你們尝尝厉害！”說完，回过头來，对着車上的士兵們喊道：“來人呀，快給老子打！狠狠地打！打死老子負責！”看見這種情形，真把我們的肺都气炸了，天下竟有這樣蠻不講理的人！我們見遭殃軍“咚咚”地跳下車來，惡狠狠地向陈紹冲去，便也一窩蜂圍上去，喊着：“打！打這些狗雜種！”

正在厂門口的梁燕飛，眼見這台熱鬧戲唱得不好收場了，擔心我們吃虧，掄起鐵棍，就往警鐘上“當當當”地敲了起來。一剎時，全廠的工友們都聽見了，个个拿着家伙，潮水般地涌了出來。狗排长一見大勢不好，驚惶地喊：“開槍！開槍！快給老子開槍呀！”開槍！這些狗雜種狗急跳牆，真的是什麼坏事都做得出來的，我們不能不防他這一手。正在這個時候，不知誰喊了一句：“開槍！咱們把槍奪過來！”大伙兒一听，便象猛虎般地冲了過

去。我見陈紹跟狗排长扭做一团，一个箭步上前，抓住他的手就夺枪。那家伙死死握着不放，爭持了几下，我突然使劲地一按，想夺过枪来，誰知杜狗排长的手指扣着了枪机，“砰”的一声，枪响了起来，我只觉得右手心上象給鋼釘猛插了一下似的，发热无力。枪是夺过来了，可是我的手上負了伤，子弹穿过掌心，鮮血象泉水似的直往外冒，把衣裳都染紅了。我走了几步，便覺得天旋地轉，昏倒下来。

在 医 院 里

醒来以后，才知道我已經躺在东山医院的三等病房里了。我恢复了神志，只覺得心口发热，舌干唇焦，渴得难受。我用力睜开眼睛一看，只見我爱人坐在床前，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一双眼睛肿得和核桃一样。我对她說：“水，水，給我拿水……”

我一口气喝完了两大杯开水，全身頓然松爽了許多。陈紹、杜振亚他們見我清醒过来，走过来亲切地問我：“老王，好些了嗎？”我点点头，掙扎着想坐起来。他們急忙把我按下，說：“不要起来，不要起来，好好地休息，休息。”我爱人見我已經好得多了，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边抹眼泪边生气地說：“这是个什么医院啊！病人来了半天多，不說医生，就連护士的影子都不見一个！”杜振亚把脚一頓，拉着陈紹的手，轉身就往門外走去，气冲冲地說：“再請不来，我們把她抓了来！”

这时候，我爱人告訴我，当我負伤昏倒后，大伙立馬

把我抬回厂里找总务科长，要他立即办理住院手续。总务科长一听要住院，把头摇得象货郎鼓似的，气汹汹地说：

“住院？你们打架，厂里没有追查责任就算好了，还要求住院？哼！快给我干活儿去。”他这一说，嗨，真是火上加油，把大伙的怒火燎得三丈高，嚷着：

“你把咱们工人当成什么呀？”

“这家伙跟狗杂种们是一鼻孔出气的！”

“揍他这个猪脑壳！”

总务科长看到群情激愤，知道事情有点严重，赶忙见风转舵，嘻皮笑脸地说：“弟兄们，静点，静点，有话慢慢说，慢慢说。”大伙吼道：“立马把王师傅送到医院去！”总务科长擦了擦额上的汗珠，打着干哈哈说：“嘿嘿，这个事情，兄弟还作不了主，待兄弟立马请示回复，回复。”就这样，厂里才敷衍塞责，把我发落到这个冷宫来受活罪。

我越听越觉得心里象给火烧着一样，这时，陈绍他们回来了，我爱人问道：“医生来了吗？”杜振亚没有答话，“呸”的一声吐了一大口口水，又想骂起来。我爱人忙说：“算了，算了，再等一下吧。”

一直等到晚上，才见一个身材瘦高的护士到病房里来，给我用硼酸水洗了洗伤口，马马虎虎地上了点红汞、碘酒一类的药水，就象害怕染上什么瘟疫一样，又飞快地出去了。以后，护士每天来两回，每回照例用硼酸水洗洗，上点消炎药，用纱布一包，就算完事。因为医治得不够及时，加上天气又热，不几天，伤口就化脓了，痛得我

心里直象給刀子割着似的。那护士見我痛得实在受不了，就只管給我打麻药針，麻得我有時連喝開水也是麻木的。眼看着伤势一天天的加重起来，医院里才不得不給我动了动手术。

由于流血过多，开刀后营养又不好，两頓飯都象鉄沙子一样难嚥，我的身体很快就衰弱下去了。我爱人見我瘦得颧骨高聳，眼珠深陷，她就坐在病床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全家就靠我一个人掙錢过活，眼下連买米的錢也困难啊！苦，我是不怕的，在旧社会里，几十年来，我哪一天不是过着苦日子啊！可是，病人总是需要营养的，我爱人对我說：“到厂里借点吧。”我想，我也是为厂里的事受了伤，工資他們还是應該发給我的，便同意她去了。

誰知她到厂里跟总务科长一說，总务科长冷笑一声說：“嘿，你丈夫不上班，还要来拿錢，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爱人說：“受伤前他还上了近半个月的班，借支这点錢总可以吧。”总务科长听了，把桌子一拍：“这些錢还不够你丈夫住院費的零头，我不同你要就算好了。”

工人們知道这件事情，都生气起来，和厂里爭了几次，始終沒有借到分文。最后，还是大家湊了点錢，給我买了些营养品。为了解决生活問題，我爱人不得不在肚子里怀着七、八个月小孩的艰难情况下，給人家当保姆去了。

一定要活下去

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伤口好了一点，虽然还不时发炎，我却再也不愿意呆下去了。穷，要穷得有志气，誰愿意在那个阴暗的病房里，天天挨人家的白眼呀！

出院了，以后怎么生活下去呢？右手上的枪伤即使好了，也要成残废，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干活了，爱人又快要生产，一家人要吃要穿，生小孩也要一笔費用，怎么办哪？沒有办法，只好找大家商量去。陈紹、杜振亚他們見了我，拉着我的手，就說：“走，我們一块找厂长去。”

厂长坐在办公室里，唧唧呀呀地哼着“今朝离别后，何日君再来”的曲子，一个打扮得妖精一样的女人，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格格地媚笑着：“精彩！精彩！”厂长見我們来了，沉下臉来，一动也沒动，皺着眉头問道：“什么事？”我把事先跟大家商量好的話对他說了，他把手里的烟头一扔，“我可不是財神爷，你不能干活，我就不能給錢！”我一听，这不是明着要开除我嗎！于是就理直气壮地說：“我也是为厂里的事才受的伤，现在……”話還沒說完，厂长冷笑一声說：“說的比唱的还好听！是我叫你們去打架的？打了国軍，你們知道这个关系非同小可嗎？要不是我推說生产任务紧，他們还要来抓你們这几个肇事的去枪毙呢！”厂长这話明明是吓唬人，杜振亚馬上給他駁回去：“国民党丘八如果把我們抓去了，我看你这个厂也不要再开工生产了！”陈紹接着說：“你們为了收买人心，名义上把王师傅送到医院，暗地不給医药費，

黄鼠狼給鸡拜年，有什么好心！”那个妖精一样的女人扭着屁股过来替厂长解危：“你們可不能冤枉好人。”厂长伸手对我们一揮：“去，去，自己惹事自己負責，我管不了。”我算是看透这些有錢的老爷們了！多說也是枉費口舌，陈紹、杜振亚等人拉着我，边走边气憤地說：“你們不管，我們管！”

一回来，工人們就这个出一元，那个出八角地湊起来，不一会，就湊了一百多元。我接着这些錢，眼泪禁不住扑簌簌地落下来。我不知道要怎样感謝弟兄們才好，只紧紧地握着他們的手，說：“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能活下去！”

有了这些錢，我一面維持着最簡單的生活，一面請草藥医生繼續治伤。过了三个月，貴阳就解放了！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工人自己当了家！我又重新回到了厂里，領導上照顧我，不叫我到車間里去干活，只让我在工会里做一些輕便的工作。从此以后，我就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

解放十多年了，我的伤口早已完全好了。十多年来，每天我工作的时候，吃飯的时候，一伸手就看見这难忘的枪疤，于是，千头万緒，一齐涌上心来。我永远憎恨那吃人的旧社会！我永远記住工人兄弟們的階級友爱！記住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茶余飯后，孩子們总是围着我要求講故事，我就給他們講我的这段亲身經歷。

黎明前后

譚德高等 口述

陈其林 郑 伦 整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人民解放军进军贵州的消息，在贵州高原上风传着。今天听说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到了都匀，明天又听说龙里解放了，真是满城风雨，预兆着国民党在贵州的政权大厦将倾。这时，龟缩在贵阳城里的国民党反动派，就象一群丧家之犬，慌慌张张，一齐向云南方向逃命。好几天来，从紫林庵经二桥、马王庙通往云南的近郊公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反动官僚、政客们，带着妖里妖气的女眷和大箱小箱搜刮来的财物，一汽车一汽车，犹如惊弓之鸟，争着逃命。一个个歪戴着帽子，枪尖上挑着鸡鸭或大包小裹的散兵游勇，在汽车后面跑着，嚎叫着，谩骂着……。看到这种情形，大家心里都暗暗高兴：解放军快来了！快来了！

其实，解放军究竟是什么样子，说真的，当时谁也不大清楚。不过，有一点我们是明白的，那就是解放军是专门打国民党反动派那帮坏蛋的，就凭这一点，大家就巴不得解放军快点来。

十三号那天上午，我带着一迭金元券，准备赶进城去买些日用品，怕的是货币贬值，物价随风涨。刚出厂门，迎面来了修配部的木工梁燕飞。他喜孜孜的，那股高兴劲，就象是捡到了宝贝。他不问我有事没事，拉住我就摆起来：“我刚从大西门来，路过公路局保养场门口，见一大群人包围了一辆汽车，就挤进去看热闹。一打听，又是他妈的这种气人事！唉，这兵慌马乱的年头！”

“啥事？”我忙问。

“保养场的场长见解放军快来了，省府的头儿们逃之夭夭，他就来个‘上行下效’，想捞一把油水溜之大吉。他阴悄悄的到银行把全场职工的薪水领了，带着老婆孩子和行李，想开了场里的汽车逃昆明。……”

“溜掉没有？”燕飞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没有。”他笑嘻嘻地继续说：“这个消息不知怎么被工人兄弟们知道了，汽车刚要出门，三百多职工一涌而上，围了个水泄不通。嘿！那家伙这时还摆场长的架子吓唬人呢！他站在汽车踏板上，鼓起眼睛喊叫：‘你们想干什么？想造反是不是？’”燕飞连说带学，把那场长的丑态描绘得活灵活现，引得我肚皮都笑痛了。

“后来呢？”

“后来？你想，这不正是造反的年头？大伙儿把他从汽车上揪下来，推进场内，要他把职工的薪水全部交出来。”

“揪得好！”我高兴地說。

“唔，太便宜他了，要是我，先揍一顿再说！这些坏

蛋，死到临头还恶性不改。”燕飞说话的声音，象榔头敲在钢板上，震得人耳朵嗡嗡发响。

我看时间不早了，便说：“伙计，我得走了，不然这些票子又跌价了。”燕飞见我掏出那迭金元券，不禁顿脚叹道：“哎呀，你怎么还蒙在鼓里过日子，不晓得行市？这些废纸送给人家擦屁股还嫌不管事哩！”

“你说什么呀？”我急问。

“今早省政府都滚蛋了，哪个还要啥金元券、银元券！”

我楞住了。没有想到半天的时间，来不及用掉的这点钱竟报了废，那下半月的生活怎么打发过去呀？想到这里，气得我一把将金元券扔到沟里，骂道：“见鬼，倒楣算倒到底啦！”我正在那里憋气，忽然一辆吉普车“嗚”的一声，飞快地从身边擦过，冲进厂里去了。我忽然想起刚才说的事，不禁一怔，心想：厂里会不会发生象公路保养场那样的事呀？说实在的，树大招风，我真担心停在厂里的十几部车子。你想，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见着了车子，好比苍蝇见血，还有个不眼红？再说现在正是兵慌马乱的时候，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很多，他们象土匪一样，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冲进厂里来抢车子怎么办呢？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修汽车的人，车子就是命，怎么也要把它保存下来！我越想越急，一把拉住梁燕飞说，“走，我们找人商量去！”

当天夜里，北风呼呼地吼叫着，夹着牛毛细雨。虽然还是十一月中旬，天气却相当冷了。厂里的夜班早就停

了，到处都是一片漆黑，我和梁燕飞约了几个人到郑金福家去串门。

提起郑金福，可真有点能耐。那时他约有三十多岁，是个广东人，模样儿看来不够灵活，开起车子来却是厂里数一数二的好手。那时候，贵州的公路说起来真吓人，路窄，坡陡，弯急，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沿途都有出事汽车的骸骨暴露着，无人收拾。可他呢，上遵义，走黔西，下都匀，次次都平安无事。还有一样，他这个人平时不容易吭一句话，但是，一说出来，总有些斤两。那些日子，土匪特务活动得非常厉害，谣言很多，弄得人心惶惶，有的人想带着一家老小到乡下去避一避。看到这种情形，有的人问郑金福，“你准备怎么样？”你猜他怎么回答？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不是当官的，怕哪样，不走！”第二句话呢，说得更有意思：“耕田的人离不开田土，做工的人离开工厂能活下去吗？”第三句话更耐人寻味：“我不相信世上还有比国民党反动派更坏的人。”因为他常在外面跑，见多识广，为人又老成持重，有些正义感，所以和许多人都合得来。

几个人到了郑金福家，闲谈了一会，李司机说道：“今天胡永福那小子又对工人们说：解放军来了要抢光、烧光、杀光……”

“别听他们那些鬼话。老李，你想想，狗嘴里能长出象牙来吗？”郑金福截断老李的话，站起来到外面看了一会，回身把门闩紧，坐下来吸了一大口烟，悄悄地说：“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说，共产党就是红军，是专门给我们

工人农民办事的。”我一听，觉得很新鲜，红军，这个名字好象听人说过。老人们常说红军过贵州的故事，难道说，故事中的红军就是共产党吗？于是我急忙问道：“你父亲怎么知道的呀？”

“说起来话长了。大概是一九二六年吧。那时我父亲在广州一家工厂里做工，厂里的资本家和狗腿子们对工人压迫得很凶，经常拖欠工资不说，还订了许多鬼规定来限制工人，搜身罗、挂牌罗，更缺德的是一天只能上两回厕所，每回不得超过五分钟，把工人们的气都气炸啦，可就是把它没有办法。有的人跟厂方斗争了几回，谈判了几次，要求废掉，终于不得成功。后来厂里来了共产党，他们不但向工人讲革命的道理，教工人读书识字，还把工人组织起来向资本家斗争，不废掉那些鬼规定就不上班，罢工！”

“结果呢？”

“工人胜利了。我父亲说共产党不但给工人办事，而且那些党员，很多就象是我们一样做工的人。”

梁燕飞一手叉腰，一手向桌上一拍：“好！共产党解放军来了，叫坏蛋们看看我们的厉害！”我呢，也乐得合不拢嘴来。可是，一想到今天上午的事，心里又不免担忧起来。我看大家听得眉开眼笑，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梁燕飞一听，又吼叫起来：“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车子弄走！”其实，这还用说吗，问题是怎么能把车子保存下来，保存了车子，就等于保存了工厂嘛。可是，要是反动军队持枪到厂里硬抢，那又怎么办呢！

“揍他狗日的！”梁燕飞干脆地說。

我說：“不行，保存工厂和車子要紧，不能和他們硬拼。”

郑金福猛吸了一口烟，站起来說，“老譚的話有道理，我們商量一下，想个好办法，让車子和工厂完整地保存下来。”

梁燕飞直通通地說：“有好办法你就說出来嘛，尽磨人家的耳朵做哪样！”

郑金福笑了一笑：“我不是說，大家商量一下嘛，我們要車子活命，反动派要車子逃命！不想个好办法怎么行呢？”我想，对，反动派要車子，想逃得快点，我們把車子上的重要零件拆下来藏好，不就行了嗎？难道反动派还能扛着車子逃命不成！我把这个主意一說，嗨，大家一口順唱，同声贊成。梁燕飞是个木工，对車子不大在行，問我：“拆哪些零件合适？”我說：“汽車上的东西，要算引擎最重要了，这家伙象人的脑子一样。”

梁燕飞把手一甩，說：“要得，干脆把引擎端下来，叫車子都变成一堆废鉄！”他的話剛說完，几个人禁不住哈哈地笑起来。老李說：“一部引擎有二、三百斤重，不說端下来費力，就是端下来了也难找个地方收藏呀。”我也补充說：“引擎大，你端走了，一打开車头就看得見，不好，不好。”郑金福也說：“要拆就拆又小又重要，眼下又难买到的零件才好。”他想了一想說：“依我看，要拿就拿引擎上的火花塞，它又輕又小而且非常重要，缺一块，汽車就叫不起来。”我一想，唔，有道理，心里不禁

佩服起来，真不枉是开了多年汽车的老司机哩，就说：

“好！就这么办，再多约几个人一块儿干。”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工具，装着检修车子的样子，走到停车场，打开引擎，动手就干起来。人多好做事，不多久，全部火花塞都悄悄地拿归一了，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站起来，擦净手，正想回家，忽然，郑金福悄悄碰了我一下，轻声说道：“来了，抢车子的来了。”我伸腰放眼一看，可不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军队，在狗腿子胡永福的带引下，气势汹汹地向停车场走来。前面是一个头戴大沿帽、挂着上尉军衔的军官，他边走边对胡永福大声地狞笑着：“老兄，你这个功劳真不小呀！嘿嘿，常言说兵贵神速，这下子，共产党的腿再长，也跑不过这十个轮子！”胡永福高兴得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受宠若惊地说：“哪里，哪里，这点小事理当效劳！说实在的，只要国军有用得着我胡某的地方，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所不辞！”军官听了哈哈地笑着，胡永福也嘻嘻地和着。郑金福见了，往场外就走，胡永福忙喊住他道：“郑司机，哪里去？国军要车子，马上开车。”郑金福装出有气无力的样子，懒洋洋地说：“开车？说得倒容易，你就不看看能开得了吗？”那军官一听开不了，一个箭步冲上前来，掏出手枪对着郑金福的胸口吼道：“怎么不能开？怎么不能开？”郑金福慢慢吞吞地说：“车子坏了，全坏了。”我担心郑金福吃亏，上前答腔说：“长官，你不见门口挂的牌子是汽车大修厂吗？唉！好车子开到这里来做哪样？”

“放屁！胡委員剛才還說有十四輛好車子，你怎么說全坏了？”

郑金福笑道：“既然这样，好办，好办，叫胡委員拿出来就行了唄。”

胡永福不大懂得技术，听说车子全坏了，有些怀疑，忙躬腰作揖说：“嘿嘿，车子就停在那里，是好是坏，请长官亲自察看。”

那军官一面推着郑金福，一面向他的喽罗们招手，“弟兄们，走，到车子上去看看去。”那帮遭殃军听了，个个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似的，把整个停车场团团围住。狗军官握着手枪，逼着郑金福开车。郑金福明知车子发动不起火，但还是故意说：“我手艺不高，开不了。”

“妈的，开不了也要开。”狗军官把郑金福一推，郑金福上了驾驶台，装着挺认真的样子，摆弄了一会，下来摇了摇头说：“不行，发不起火。”狗军官气得两眼发直，高声喊道：“赵德贵！”

“有！”一个遭殃军立正答应。

“上去看看。”

“是！”赵德贵走上驾驶台，左攀右弄，搞得满头大汗，汽车还是不哼气。他只好爬下来，一会打开车头左看右看，一会钻进车底细细检查，半天也没查出个名堂来，只好垂头丧气，无可奈何地说：“报告长官，车子坏啦。”

“坏在哪里？”

“我还没，没查出来。”

“混蛋！脓包！”

“是！长官。”

“再给我看第二部！”

就这样检查了一部又一部，车子始终没有发动起来，而且连毛病也没有找到。郑金藩不禁暗暗地笑起来，对那军官说：“我说车子全坏了，你不相信，这回该不是假的吧？”那军官听了，气得暴跳如雷，指着胡永福的鼻子骂道：“你你你，你混蛋！欺騙国軍，延誤軍情，要你全部負責！”胡永福耷拉着脑壳，打着顫声說：“請，請长官息怒，我一定調查，一定調查。”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一个排长模样的人匆匆地冲进厂来，走到那军官身旁，附耳咕嚕了几句，那军官立馬吓得脸色发青，喉咙象給誰卡住似的，說不出話来。这时，他的大沿帽給一陣风刮了下来，他也顧不得拾起，急忙用手一揮，带着那些嘍罗，你拥我挤地溜出厂門，向云南方向逃命去了。

看見这批坏蛋們的狼狽相，工人們都“哄”的一声笑了起来。我們几个人走到胡永福面前，气憤憤地說：“你这个人真不是东西，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引这些凶神恶煞进来？”胡永福象木偶似的，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厂門，哭喪着脸，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来。

跟反动軍隊周旋了一天，回到家里，我才覺得又累又餓，胡乱地吃了一頓飯，倒下床来便呼嚕呼嚕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睡得正香，忽然听見有人大声地喊着：“解放軍来了！解放軍来了！”我一听这熟悉的声音，就知道是梁燕飞喊的，急忙一骨碌翻起身来，披上衣

服，三步当作两步，向厂里奔去。

刚进厂門，抬眼就看見两个穿黄色制服的軍人正在和几个工人說話。我挤上前去一看，可不是，他們的胸前的符号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耀眼的字，帽子上別着一颗金光閃閃的五角星。我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向一位个子高大、身材魁梧的解放軍同志說：“你們是……”

“同志！我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紅軍，是共产党毛主席領導的軍隊，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

我一听他們就是当年的紅軍，高兴得一把拉住他的手。那个解放軍同志見我这个喜欢劲，也乐起来，对我說：“同志，我們有一件要紧事想請你們帮忙一下，行嗎？”我想，都是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就說：“哎呀，有事你就吩咐吧！”

“好！”解放軍同志直率地說：“請你們支援我們十几部車子，追国民党残匪去！”一听說追国民党残匪，还有个不来劲的！我正想回答，忽然有人插嘴說道：“嘿，长官，貴軍初到，本应大力支持，不过对不起得很，嘿嘿，敝厂的車子，嘿嘿，全坏了。”我回身一看，嗨，原来是狗腿子胡永福！我不由得“呸”了他一声，掉头对解放軍同志說：“別听他的鬼話，現在工厂不是他們的了。司机、車子全有！你等等，我喊人去。”

我刚掉轉身要走，恰好梁燕飞、郑金福等一群人来了。我把解放軍同志的話跟大家一說，几十个人“轰”的一声，就跑进停車場，安上火花塞，几分鐘時間就把十多

部汽車修好了。鄭金福第一個跨進駕駛台，打開油門，蹣跚動腳板，馬達嗵嗵地歡唱起來。解放軍同志緊握着我的手說：“工人同志們，謝謝你們！謝謝你們！”我說：“你們快上車吧，打反動派要緊，要說謝，得先謝共產黨和毛主席！先謝解放軍！不是你們來了，反動派還騎在我們頭上拉屎呢！”解放軍同志點了點頭，問我：“剛才說車子壞了的是誰？”我用手比劃一下說：“那是……”

“狗腿！”梁燕飛大聲地回答。胡永福站在老遠的地方吓了一跳，回轉身，灰溜溜地躲去了。

鄭金福掌握着方向盤，推開前進檔，第一個駕駛着汽車向廠門口開去。接着，十多輛卡車緊緊跟隨着他，向蔣匪潰逃的方向猛追。

這時，東方出現了瑰麗的彩霞，一輪紅日從東山頂上徐徐升起。霞光萬道，照耀着一長串怒吼着的汽車，前進！前進！

闖關的人們

余忠良 电工班工人 口述
刘崇敏 李崇學 刘本恆 整理

下班的汽笛叫了，电焊工作間鬧嚷起来，人声鼎沸，什么也听不清。忽然間，壁角里猛地打起火花来，白熾地閃着耀眼的光芒，同时还“嘩剝”作响，接着便来了“扑通”一声，一个不大的薄薄的角鋼焊件从木架子上落下来了，打在地板上，整个屋子也为之一震。

这一切来得好快！屋子里声光頓息，哑然寂靜，整个車間里忙着下班的人全呆住了。

只有班长白玉才沒有慌。这个人做事把穩着实，处处細心，而且是个既好奇又爱钻研的人，样子笑咪咪的，逢人都有个招呼，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說“这是一位好师傅”。看起来白师傅年紀不过二十七八，可是在汽車制造厂里，却算是第一个老資格的电焊工了。对电焊这一行，他可算样样精通，并且喜欢搞革新，找窍门，曾經創造出了有名的流动电焊机和五用电焊机等机器。最近他正

在搞一个叫做“摩擦切割”的东西，想要用摩擦切割的方法来切割大型实心钢材，满足生产发展的进一步需要。可是事不从人愿，这个“摩擦切割”足足搞了七十二次试验，全部失败了。没有办法，白玉才只好放弃了这个机器，寻找另外的路子。今天工作间里忽然打起电火花来，而且竟把架子上的钢件烧落下来了，这件突然的事正好勾起了白玉才的思绪，他急忙跑过去捡起那个钢件来。

白玉才将这个薄薄的角钢焊件瞧了又瞧，这面看看，那面看看，仿佛还嫌看不够，又戴上眼镜来看，似乎要从这个白光锃亮的钢件上找出砂眼来似的。只见这个焊件已经笔直地穿了一个洞，切口上嶙嶙齐齐地不现什么切割和烧化的痕迹。

角钢焊件被烧通，乃是一个小小事故，是电焊这一行经常会有的。谁要是忘记把开关关掉，马上就会发生，有时会把裤子烧通，给脚杆上留下一个伤疤，有时会把什么铁件烧坏。不过，这种事故是不具危险性的，只是在刹那间就过去了。今天，当然又不知是哪一个粗心大意的学工忘记关开关了。

白玉才看着看着，忽然高兴起来，自个儿大声地嚷道：“嗨！我的天呐！就是这个主意！快来看啊，这是电火花割钢，电火花完全有力量切割钢材呀！不简单！不简单！”新的路子终于被找到了。

二

电火花割钢的发现马上就在厂内传开了。白玉才这天

吃了晚飯过后，心里面那架算盘“滴达”一响，他就沒有心思呆在家了，象往常一样，心里有事莫耽擱，就先去找刘厂长。刘厂长的名字叫刘子达，他負責领导技术革新。平常間，刘厂长总是在車間的时候居多，和工人打得很攏，工人們逢上什么难事总爱找他，这样，白玉才和刘厂长早就成老朋友了。今天白玉才有这么一个发现，当然少不了要找刘厂长运筹策划一番。

刘厂长办事爽利，当下三言两語，就給白玉才指出一条路：“老白，咱們先到技术室摸摸底再說！”刘厂长馬上給技术室打了个电话，然后带了白玉才走下楼来，一前一后地朝技术室走去。

技术室里的技师們，在接到刘厂长的电话之前，就开始了为电火割鋼找寻資料的工作。在輝煌的灯光底下，人来人往，老远就听见一片說話的嗡嗡声。屋子里的七八个书柜全部打开了，王工程师和潘工程师以及技术員馬子异等正在拿着书本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不多一会儿，各个繪图桌上就全摆滿了书。大家一边查看，一边議論，王工程师把看过的书交給潘工程师，潘工程师又交給馬子异，馬子异又交給別的人，別的人看不大懂，又来請教两位工程师。于是，两位工程师慢慢地給人們包围起来。

刘厂长和白玉才正是这个时候走了进来，看見这里靜得稀奇，也就沒有做声，站在背后听着。

王工程师可是一眼就看見白玉才了，立馬招呼道：“老白，你来得正好！我們正在这里找电火割鋼的資料。”

技术員馬子异不等工程师說完話，就拿过来几本精装

布壳的洋文书，一本一本象砖头那么厚。馬子异一边放书一边說：“白师傅，問題全在这里！”說时，那神气就仿佛书里面放得有什么怪物似的，竟連連地搖了几下头，又补充着說：“嘖嘖嘖，真不简单啊！”

白玉才接过书来，其中只有一本是中譯版本，书面上写着“阳极的机械加工”几个字，是一本苏联专家的著作。

馬子异接着說：“电火是割得鋼的，好比刀子是砍得柴的一样！”但是他的話突然陡地一轉，立即叫白玉才一下子就听得呆了。原来，馬子异和工程師們从資料里得知，所謂“电火割鋼”在科学上叫做“电弧切割”，是一門尖端科学，十多年前为苏联专家拉察連柯发明，并因而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从前，西方有許多科学家探索过这个“电弧切割”，却沒听說哪一个成功的，根据苏联的經驗，电弧切割需要相当强大的設備。

白玉才痴痴地听，慢慢地才插嘴問道：“老馬，外省是不是有过这种东西？”

馬子异搖了搖頭說：“很难說，也許有人在研究也未可知。”

白玉才心里一点主意也沒有，拿着那个厚砖似的书本看过来看过去，並沒有把它打开，好象这本书不是书，而是一个什么东西化装变形的。这书本看来沒有多重，可是白玉才盯着书的那个神气，仿佛是手托千斤似的。他拿着书向刘厂长問道：“刘厂长，你看咋个办？”說时，那个巴望着的样子好象刘厂长有什么妙策似的。

刘厂长沉思了好一陣才說：“这样吧老白，咱們已不是第一次談这事了，先摸摸底吧，看看所說的难，难在什么地方，所說的关，是些啥子关。倒底是貴阳城郊的图云关呢，还是险峻的娄山关？咱們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三

电弧切割經過了专门會議以后，开始了探“关”摸底的工作。刘厂长給白玉才調兵遣将，除专门派馬子异作技术探索外，由电工师傅欧学敏負責装置电器的工作，由钳工师傅于志良帮助机子安裝設計工作。这一来，試驗工作就上馬了。

第五天下午，白玉才的工作間里挤滿了人。白玉才和馬子异等已經把关于电弧切割的困难摸了一些底，准备做一次实验让大家研究一番。

技术員馬子异在許多仪器中間整整弄弄。一张长台桌上擱着电器試仪，有安培計、伏特計、等压綫圈等，仪器的中間有个鉄骨架子，架子上夹着两根灰口的碰头鋼条，鋼条間相距仅有一綫，綫縫中間夹着一个唱片那么大的活动鋼盘，鋼盘上面又悬空吊着一个漏斗仪，漏斗仪上又吊着一瓶玻璃水。馬子异仔細地校正着这些結構之間的距离、角度和溶液的分量等等。不一会，校正好了，他伸起腰，搓搓手，随手拿起一根玻璃棍在那里等着，只等人們到齐就开始实验。馬子异那个拿着玻璃棍的神气，活象一个把戏就要开場的魔术师。

实验开始了，白玉才向全屋子的人打了个关照后，一伸手，“卡”地一声响，扭开了电门。那个唱片似的圆盘立刻转动起来，越转越快，在两根碰头钢条之间闪起了雪亮的火花，同时发出了“嗵嗵剝剝”的爆响声。经过漏斗的玻璃水对准火花倾泻下来，发出一阵阵不断的“嗤嗤嗤嗤”的水响。火花迸溅，呈现出各种颜色来，有金黄色的火花，有蓝色的弧光，有黑色的水点……。各种色彩又仿佛在眨眼之间有着千变万化，递换着，忽小忽大，变幻莫测，在那“嗵嗵剝剝”的破碎的爆响中，形成了五色斑斓的彩带。水花在转盘的带动之下飞溅着，变成一条条水线，在总的彩带中间划出各种图案来，一下子刺得人眼花缭乱，只觉得面前一片五颜六色，天花乱坠。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那玻璃水泻着泻着，火花却渐渐微弱起来，圆盘也转得慢了，就仿佛是火上泼了一瓢冷水似的。再一忽儿，那火花竟全部消失，圆盘也停止了转动。

大家心里都惋惜得很，好象看电影时片子忽然烧断，银幕上出现了一片黑影，使观众吊着许多悬念。屋子里变得哑然无声了。

“请看，”马子异挥着那根玻璃棍叫了一声，打破了寂寂的沉默。大家赶忙把眼光盯住那根白光闪亮的棍子。只见他用玻璃棍指着钢条和圆盘之间的夹缝。原来，那泻下来的玻璃水在夹缝里面凝固了，变成了亮晶晶的水花盐似的东西。马子异接着就对着大家那讯问的目光点了点头，胸有成竹地说：“‘关’就是这么样，道理很简单，

高溫底下玻璃水必然硬化。玻璃水硬化了，电压便平衡起来，刀盘就沒得力量轉动了。就是这么样，不要小看那么一点点溶液，它的阻力大得很，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科学家为它伤过脑筋，有的給它碰得焦头烂額，什么也得不到！”說到这里，他頓了一頓，把手上的玻璃棍子一揮，給白玉才递了一个眼色就微笑着坐在一个凳子上，“叭”的划了根火柴，点支烟吸了起来。

白玉才立刻笑眯眯地走到馬子异原来站着的地方，手上拿着一本书，翻了几頁，接下馬子异的話說下去，“这个玻璃水是伤脑筋，許多科学家被碰了回来；不过也还是有結果的，苏联专家拉察連柯解决了这个問題，他制成了一种合成溶液，可以代替玻璃水。——”說到这里，大家那绷得紧紧的心弦才松弛了一下，只听见一陣长长的呼气声和微微的嗡嗡声。但是白玉才陡地把話題一轉，这微微的嗡嗡声又立馬消失了。白玉才十分响亮地說：“苏联制成那种合成溶液，他們用了相当强大的設備。我們呢？沒有那么精密的設備呀！”室内的空气随着又下沉一步了，雅靜无声，要是壁角里丢下一顆断針，也保准能听得很清晰。

白玉才略頓一下又說下去，“他們那种合成溶液有許多成分，其中有两种葯物是我們既制不出来又买不到的！”說到这里，他又停了一停，伸手从桌子上拿出一瓶东西来，高举过头，让大家都能看到，瓶里装着的是一种黄里带白的混合液。白玉才也儼然象一位魔术师似的，拿着那个瓶子搖了几搖，說道：“大家看啊，这种水水是根

据苏联资料搞的，但里面就是缺少那两种药物，我们把这种水也试给大家看看！”说着，马上又试验开了，电火又閃爍起来。

这一回同玻璃水差不多，不多久这种合成液也硬化了，与轉盘凝在一起，轉不动了。

两个試驗告訴大家，第一“关”就是这么样。如何攻破这一“关”，就要大家想办法搞出东西来，代替所缺少的那两种药物。

四

两星期以后，白玉才和馬子异等得到苏联經驗的启发，居然制出了一种土洋結合的混成液，突破了“电弧切割”的第一关。

这种新的土洋混成液实际上平常得很，誰也料不到里面有硼砂、硼酸，还有不值半文錢的白泥巴、洗衣服用的肥皂水。許多人看了，嘖嘖地惊叹不已：“我的天！就是这个嗎？”談話之間，显出多少有点不大相信的味道来。事实上，白玉才和馬子异等是经历了相当复杂而又奇妙的探索才打开这一“关”的，只不过是大家一时还不了解这个詳細过程罢了。起初，大家都朝設備方面找窍门，从机械的精密度上打主意，結果行不通；后来根据情况，刘厂长提議找土办法，于是大家就根据“电弧切割”的需要，分析各种有机物所含化学元素的性能，开始了广泛的試驗，終于获得了成功。

打通了第一“关”，白玉才他們立馬造了一个庞大的

机械装置，占了車間外面相当大一块地盘。大家都怕机器被雨水打湿，就东拼西凑搞来一些木板和席子，以及废旧的鋼板鉄壳之类的东西，給机器盖了一个棚子。因为机器是試驗中的机器，所以叫它暂时委屈点，住在这里面，远远看去，象一所小厨房。

机器是这么一个，取了个名字叫做“电弧切割机”。机子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刀盘，它是一个圆圆的东西，远看象一个簸箕，实际上乃是一块鋼片，直径有一米长，白光閃亮。刀盘的表面已經磨制得十分光滑，仿佛一面大鏡子，能照見人影，太阳光射来，它就反光，又象一个大月亮。

机器装成的这天，大家高高兴兴，以为是馬到成功了。天气也仿佛迎合着大家的心情似的，在这春寒时节，一連好多天都在下毛毛雨，今天却是特意地晴朗开来了。几朵不大的白云在空中浮动，很象几朵棉花，太阳光把初春的寒意赶走了。大清早，几只喜雀在楊柳树的光杆上，喳喳地鬧出一团喜气来。

白玉才高兴得很，但他倒底是个把細的人，馬子异也很有經驗，所以，他們把整个机器再次作了細致的检查才投入試車。

电門一开，机子立即“轟”的一声叫了起来，白亮亮的刀盘呼呼呼地轉动。它以每分鐘三千六百轉的高速，旋飞得比电扇更急，从隆隆的机鳴声中，听得出十分尖銳的鳴鳴的嘯叫。地皮在巨响中微微地顫抖着。約莫两三分鐘过去，旋飞的刀盘进入了均匀正常的境地，白玉才这才小

心翼翼地慢慢地搖起進刀柄，把刀子徐徐推向一根柱頭那麼粗大的實心鋼材上去。

每個在場的人也都跟着刀子的推進而逐漸緊張着，心里突突打跳。誰也不知道飛旋着的鋼盤碰着鋼材，會產生怎樣的後果？有的人竟急得冒起了幾顆米米汗。

“白玉才！”有人在背後叫了一聲。

這一聲來得好突然！白玉才那個送刀的手顫抖着，聽得這聲叫喊，停住了。他回頭一看，只見一個滿臉是汗的人撥開人群走過來。白玉才趕忙叫了一聲，“劉師傅！”驚訝地望着他，同時把刀子退了回來。那刀盤原地轉動，仍然呼呼風响着。

劉師傅揮了揮手，叫白玉才把電門關掉了。這劉師傅名叫劉高金，是技術科里的一位技術員，有着相當豐富的實踐經驗。他這一向並沒有參加“電弧切割”的研究，但他對白玉才卻非常關心，對“電弧切割”也極感興趣，白玉才這裡的細微末節他完全明白在心里。今天，他正在各車間里忙着清檢產品，忽然聽說白玉才“試刀”，他心下一怔，立即趕來了。

劉高金給“試刀”提了兩條意見：第一是鋼刀碰鋼材，硬碰硬，謹防刀子破裂；第二是建議大家站遠點，不要挨攏去，白玉才要掌握進刀柄，必須趕做一個護身的掩體。

不多久，一切準備又停當了。機器在眨眼之間又響起來，不一時，刀子接觸了鋼材，火花立即飛濺，土洋混成液在上頭傾瀉，“嗤嗤嗤”响個不住。因為震動得異常

厉害，水花溅成了水沫，水沫又变成一股股烟雾似的东西，把机子的上空笼罩起来了。

大家更紧张了。但是刀子割钢的“嗤嗤”声却偏偏来得正常，虽然觉得有点激烈，却又是那样的振奋人心。刀子倒底是切进钢材里面去了！机子抖动着，把门窗震得噹噹直响。

忽然，只听见“咔嚓”一声响亮，电火花迸溅了一个满棚，紧接着便是一声巨响，刀盘猛地炸开来，就仿佛手榴弹爆了一样。飞起来的碎片，竟打歪了机器的护壳，穿透了竹席盖起的顶蓬，震动得整个棚子里的东西四散纷飞。白玉才躲在那个铁板做的护身掩体里面，铁板也给“吭唧”地凿了几个印子。他虽然有了相当的思想准备，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试刀”没有成功，但那条粗大的一百五十米厘的实心钢材却已切开了三分之一，大家感到真是如珍似宝。白玉才紧紧地握着刘高金的手，望着他，心里那无数的感激都想一下子全说出来。

五

刀盘破裂这一“关”整整花了三十七天工夫，才找到解决办法，就是把钢片刀盘改成铁皮刀盘。这个主意出在铜工师傅傅建伟的身上。傅建伟是个经验相当丰富的老师傅，二、三十年来，见天都在与各种金属片打交道，这回白玉才终于找到了他，将钢制刀盘改成了铁皮刀盘，防止了破裂事故。

但是，沒想到却出了一片風言風語，廠里面許多人都在搖頭說：“鐵皮割鋼，豈不是活開玩笑？”實際上並不是鐵皮能割鋼，而是借鐵皮來傳電，利用電火花在眨眼間把鋼材燒斷。不用鋼刀而改用鐵皮的原因是鐵皮有強度的韌性，不會破裂。

這天下午，白玉才下班回家來，沒想到他愛人秀英一劈頭就問道：“你那個電弧切割機還要搞下去嗎？”白玉才不覺一怔，一下子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秀英不等他回答，又接着生氣地說：“鐵皮割鋼，從來沒聽說過！”

白玉才听着听着，慢慢地笑了起來，說道：“要是鐵皮硬是把鋼割下來，你咋說？”這話倒叫秀英吃驚了，她本以為鐵皮割鋼可能是一陣謠言，沒估計到果然是真的。白玉才接着又解釋說：“不管鋼刀割鋼也好，鐵皮割鋼也好，我白玉才決不會亂搞一通的。你就沒有好好想一下，就說我是個糊塗虫，可還有劉廠長掌舵哩！”

秀英這下可沒說的了，可是她嘴上還是有些不服。於是白玉才又說：“你應當去見識見識，開開眼界，明天我們決定搞一場公開的試驗，叫所有不相信鐵皮能割鋼的人都去參觀參觀！”

第二天一早，秀英就趕到現場上去。場子上已經擠滿了人，除了本廠的人而外，還有首長、來賓和新聞記者。秀英悄悄用眼睛巡視了一周，只見機器被人圍住，屋子的壁角擺着一套喜報鑼鼓，幾個小伙子在一張長桌邊提着毛筆議論着，桌子上擺着一張大紅紙，紅紙上已經寫上了兩

个墨迹未干的大字：“喜报”！

秀英心里“扑通”跳了一下，嗨！电弧切割机硬是成功了嗎？在她看来，既然写上“喜报”，就証明大功告成了。

試驗开始了，人群向两边散开。只見那机器象个怪物，一根丈来长的大型鋼柱在鉄皮刀子面前橫躺着，白玉才原先那个防止破裂的鉄板掩体撤掉了。机子一响，鉄皮刀子果然是很快就切进鋼材去了。白玉才那又紅又黑的臉在电火閃照之下，滿面春色，神采奕奕，显出十分的精神来。他熟練地握着进刀的搖柄，不慌不忙地操作下去。

切割一共持續了四十分钟，那根粗大的鋼柱被割断了。一陣掌声哄起，犹如来了一陣春雷。人們围攏来，看那切口，平光錚亮，齐嶄嶄如水平面一般，簡直看不出切割的痕迹来，就象是經过了特殊的加工琢磨一样。人們齐声喝彩，讚叹和叫絕之声不絕于耳。人声喧嘩，有如涨潮。

秀英揣想着那张大紅喜报，以为等一陣子白玉才就会把它貼出来的。她向四周看了好一会，觉得把喜报挂在板壁的中央最好看，但又觉得不够恰当，过路的人看不见呀，还是拿它挂在車間門口的好。她想得好入迷，別人都在那里拍手叫好，她却不做声。当秀英考虑好挂喜报的位置后，轉眼来看那张喜报时，却不見在长桌上了。她赶忙閃眼四下搜尋，却見白玉才和馬子异等正拿着那张喜报塞进木制的工具箱里去，“砰”的一声关了木盖。“这是为哪样？这是为哪样？”秀英张开嘴巴差点儿叫出声来。她

轉眼再看白玉才時，只見他在人群喧嚷聲中，還是那個老樣子，滿面笑容的；而在場的觀眾們，一張張臉上都顯出困惑不解的神情。

六

其實，白玉才心里也是巴不得早點把那張大紅喜報貼出來。但是，事情又不能全由主觀願望來決定。到如今，電弧切割機雖然能夠切割大型鋼材了，可是切割的速度太慢，時間是個寶，白玉才他們覺得機子還不夠完善，立即又為實現快速切割而忙碌起來了。

說來真怪，電弧切割的難關會是那麼多，前面說的兩大難關只不過是其中比較重要的環節罷了。要把它給予人的磨煉全講出來，三天三夜也說不完，什麼設計啦，機安啦、計算啦、角度啦、震動啦、還有進刀的推力啦……等等，這些大關小關都經過白玉才他們一個個地克服了。但是，快接近完備了，而最後到來的難關似乎更加離奇了。當刀子的轉速開到每分鐘二千四百轉的高轉速時，刀子吃鋼的進度並不大，還是那麼慢吞吞地割下去。於是大家以為轉速還不夠，便加了一個馬達，把刀子的轉動速度一點點地提高，一直加到每分鐘三千六百轉。大家按照一般道理，以為動力加大，刀子轉得越快，割鋼的速率就會越高，但事情正好相反，刀子轉得越快，切割的速率反而越發慢了，就象一個吃了過量補劑的病人反而將身體弄得更壞了一樣。一時間想不出好辦法，急得大家团团轉，一晃又過了兩三個禮拜。

一天晚上，白玉才和刘高金、馬子异等在工作間里整理机器。当刘高金随意地抬起手去揩汗水的时候，无意中看見自己的手表已經十二点了。他不由得怔了一怔，猛然記起刘厂长的話来，刘厂长叮嘱过多次，要大家互相关照，特別注意休息，不要累坏了身体。于是，他揩了揩汗后对白玉才說道：“老白，時間不早了，回家睡去吧！”白玉才也看看手表，又看了看刘高金那一头汗水，也就同意了这一提議，大家回家休息。

白玉才回得家来，怎么也睡不安穩，翻来复去老是在想：为什么轉速越快反而切效越低？想着想着，再也睡不住了，就翻身爬起来，推開窗戶，伸开两个手膀呼吸了几口新鮮空气。

这时候，月明如昼，夜涼似水。只見那碧藍藍晴朗朗的夜空里，月亮晶亮得象一只裝滿了水銀的銀盘，在那里滴溜溜地旋轉，旁边的几顆星星，仿佛是泼灑出来的水銀。起伏連綿的山脉在月光的普照之下，无边无际地伸延开去，夜霧在灰蒙蒙的山谷中間，呈現一种純淨的乳白色，也仿佛在那里不停地旋轉着，看不真切。

忽然，他远远地看見自己那个工作間里充滿了电火，藍色的弧光閃耀起来，冲天而起，那个熊熊之势，好象立馬就会把整个房子燒毀。电火形成极为強烈的光焰，穿过門窗和板壁的縫隙，向四外噴射，变成白森森的几条巨大的光柱。同时；一陣陣“嘩嘩剝剝”的电火閃爍的爆响声传了过来。

白玉才心里一紧，拔脚就趕出房門，向自己的工作間

急急奔去。……

这时，工作間里，刘高金正在切割机旁边操持着进刀摇柄，那个大大的铁皮刀盘正在切割一根四百米厘的实心鋼材。机子的动力减小了，于是原本那种震顫地皮的吓人的轰响声也大大减弱了，只听见一陣陣均匀不息的悦耳的机鳴声。铁皮刀盘大大降低了轉动速度，它慢慢地轉着轉着，原本那种旋扰空气的呼呼风声也消失了。它轉得慢，轉得正常，合人心意，不叫人害怕了。看那刀子和鋼柱之間的电火却变成白熾起来，乍一看，就好象那鋼材上纏着一条晃眼的白带子似的。刀子“嗤嗤嗤”发出均匀的快速切割的声响。不要看刀子轉得那么慢，可是切进去的速度真是叫人惊讶！切了一根又切一根，好象一个永远吃不飽的巨人一样。刘高金在那里一边操作，一边禁不住“啧啧”地讚美个不住，高兴得忘記了揩汗。电火照着他的脸，默默地笑个不住，就象开了一朵花似的。

原来，刘高金同白玉才分头回家休息后，他并没有躺下来，老是在屋里走动。走一会又去翻翻书本，脑子里充满了“？”号：为什么轉速越快切效越低？……忽然，灵机一动，他想，能不能反过来，轉速越慢切效就越高？……这个念头一下子就使他忘記了一切，虽然他还没有从书本上找到根据，但凭自己的經驗，他却认为这很有理由：轉速越快，刀口上的电子就甩掉得越多，电弧切割就是靠电来起作用的，甩掉的电子多了；效率自然降低下来；相反地，轉速越慢，切效应该越高。

这一想，刘高金高兴得把厚厚的书本“啪”地一声丢

在桌上，拨开门就冲出来，笔直地跑到工间里，马上开始行动。果然不出所料，成功了！电弧切割机的快速切割最后实现了！刘高金禁不住在机床边欢呼起来：“我的天呐！硬是对头了嘞！”

就是这个时刻，白玉才赶进工间来了。他听得刘高金这么一声忘形的欢呼，吃了一惊，再把那正在快速切割的刀子呆看了一阵，又惊又喜，两行泪水不觉地在脸上热呼呼地滚了下来。……

电弧切割机经历了艰辛的一百六十九次试验，最后终于成功了。不久，白玉才得到了上级党委的表扬，并荣获了“工人工程师”的光荣称号。其他所有参加试制电弧切割机的人们，也都得到了党委的奖励。

黑鐵匠鬧革命

貴州汽車制造厂鑄造車間工人 口述

譚良洲 朱 西 李榮華 段代洪 整理

一九六〇年春天，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國各地。我們貴州汽車制造厂，也和全國其他工厂、矿山一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當時，鍛工車間黨支部根據生產的條件和群眾的要求，提出了“自力更生，造出大鑄夾板錘，逐步實現笨重體力勞動機械化”的口號。

那是二月中旬的一個夜晚，鍛造車間的辦公室燈光通明，各班的班長都帶着本班同志的委託，怀着激動的心情，在靜聽黨支部書記廖田正同志講話。

廖書記宣布厂黨委同意制造夾板錘時，會場上頓時沸騰起來了。

“好吧，把任務交給我們吧！”緊挨着支書坐的一班班長林祿梁，首先打斷了支書的發言。

二班班長涂文章一聽這話，趕緊從左邊角落里站了起來，放開嗓門大喊道：“慢點，我們班也有份！”

脾气比較溫和的維修班班長楊宣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說：“廖書記，我是不多講話的，可是我們班大伙的意見也……”

話還沒有說完，只听房門“咚”地一聲響，一條大汉闖了進來，直向廖書記身邊擠去，邊擠邊嚷：“夾板錘，我和霍師傅包定了！廖書記，你可不能答應別人吶！”這人四十來歲，有一臉絡腮胡子和兩道濃眉，精神分外抖擻。他睜着一對炯炯發光的大眼睛，直盯着廖書記和坐在他身邊的車間副主任霍順源，好象要求馬上答复似的。

臉上稍微有几條皺紋的霍順源師傅望着廖書記笑了笑，看見廖書記微笑着點了點頭，就對來人說：“丁華仙，光靠我們兩個是包不了的，我們兩個多出一把力吧，你看怎麼樣？”說着又把眼光移到廖書記身上來。

丁華仙和霍順源兩個一發言，辦公室立刻靜了下來。大伙都被他們的話吸引住了。是呀，制造夾板錘，是應該首先託他們兩個參加的。不要說他們兩個一個有火辣辣的一股干劲，一個有“五門齊”的硬工夫，就連試制這台機器的建議也是他們兩人最先想出的呀！

事情是这样的：在鍛造車間里，丁華仙他們鍛工四班擔負着鍛打汽車后地軸的任務。后地軸是個大家伙，車間里的几架汽錘，沖程都太短；對付不了，丁華仙他們只有掄起二十四磅的大錘頭，一錘一錘地敲。二十四磅的鐵家伙，從揮起到落地，的確是够嗆的。身體稍微差點的人，一揮起，只听得骨節“格格”地响；一落下，直震得兩手發麻。不說別人，就連丁華仙這樣的壯漢子，一連掄個十

来二十下，也得停下来缓一缓气。技术革命一开始，丁华仙就想到甩掉榔头，改用机器的问题，可是他自己点子少，知道光靠自己不行，就找他一向尊敬的霍顺源师傅去了。霍顺源是个三十二年工龄的老锻工，因为勤学苦练，车、钳、刨、铣、锻样样都懂一些，不久前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以后，钻研技术革新的劲头更大，经常在考虑车间笨重劳动机械化问题。锻造后地轴的问题，更是他日夜关心的事。作为一个老锻工，他深深地了解大锤必须用机器来代替，作为车间负责人之一，他更考虑到生产上的迫切需要。有一次在外厂参观访问，他看到别人在试造夹板锤，心里陡然亮堂起来。回厂以后，正准备向党支部提出建议，恰好碰上丁华仙找他。他讲了自己的想法，丁华仙马上高兴得跳起来，连忙联名建议。现在，在党支部同意把制造夹板锤作为正式任务交给大家完成的时候，丁华仙怎么能够不激动呢？

廖书记听了丁华仙和霍顺源两人的话，环视了大家一下，带着商量的口吻笑着说：“看来大家都对夹板锤有兴趣了，可是生产也需要人呀。大家看，这样办好不好：担子主要由霍主任担起来，丁华仙他们班和楊宣同志参加。其他班给他们分担些生产任务，到安装时大家协作，这样可以保证做到生产革新两不误。怎么样？”

丁华仙一听，顿时大喜，他抢前一步“啪”地拍了拍胸脯：“有霍主任挂帅，我保证完成任务！”

林栋梁、涂文章他们想了想支部书记的话，也觉得这样安排是适当的，于是他们马上另转了念头，争着为锻工

四班分担生产任务。

“不要再爭了。四班的任务，你們每班分担一点就行，下去和調度員具体商量一下吧！”廖書記这一說，別的人就陸續走出了办公室，只有霍順源和丁华仙还留下来，他們准备繼續商量一下怎么办的問題，再听听支书有没有什么嘱咐。……

夜晚，窗玻璃上还映出了三个人影，有个人在用沉稳和徐緩的声調說：“……你們的分工是合适的，霍主任主要管繪图設計，丁华仙主要管材料，車間以外的协作問題我来联系解决……”話音停頓了一下，又說：“困难是有的，鍛工造机器本来是破天荒的事情嘛。不过，霍主任認得对，工人階級能够用鉄錘打破旧世界的枷鎖，就一定能够再为自己鍛造一个新世界！个别人躲在角落里嘲笑黑鉄匠鬧不成革命，是挡不了历史的潮流的！”話音在这里停止了，可是，鍛造車間里的門錘声却震撼着夜空，震撼着大地……

二

夜深了，霍順源还坐在当窗的小桌前，看着几张图紙沉思默想，直到香烟头烧着了他的指头，才惊覺过来，眼前出現的一个庞大机器的雛形隐去了，面对着的还是横一道竖一道的未成形的綫条。他猛地喝了一口浓茶，用凉水擰了把毛巾擦擦前額和后脑，又繼續沉思下去。霍順源是个看起来性緩，实际性急的人。他办事認真，考虑周到，說話总要想过几遍。可是，心上有事却放不过夜。刚才从

車間回家的时候，他虽然嘱咐丁华仙要注意劳逸結合（他摸准了丁华仙的脾气，知道他說了风就是雨，一接到任务就会連夜干的），可是夾板錘三个字却一直在自己的脑筋里活动着，尽管連声答应他爱人“就睡就睡”，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好象被凳子粘住了似的，靠着桌子动也不动。

夾板錘，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他的家乡的时候他就听說过——不过据說只有日本厂里才有，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个样子。前一些时候在参观动力厂时，看倒是看过一台，但那天主要不是参观它，時間来不及，沒能細看，只把主要的构造情况問了問。現在設計就只有根据一个模糊的輪廓和自己見到过的别的机器原理来繪图了。

面对着一张雪白的图紙，起初他不禁躊躇起来。一支小小的鉛笔，在他手里竟象比二十四磅的榔头还重。这并不是奇怪的事情，他从来沒和設計这碼事打过交道呀！

他从小就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在儿童时代就当了旧社会人們瞧不起的黑鉄匠，学校門从哪边开他都沒有見過。大了，勉强成了个家，却又拖儿带女，几口人的稀飯都捞不到手，为了怕失业，他一有時間就只顧得上去偷师学艺，多搞点找飯吃的本錢，正象一首歌謠說的：“黑鉄匠，一身光，无米下鍋心发慌，打点吃点一世穷，不打落个空蕩蕩！”哪有功夫讀書識字？解放了，才算翻了身。这几年他的生活安定了，思想进步了，在党的教育下，知道要为社会主义建設多貢獻力量，就必須掌握文化。他在业余学校里下过苦功夫，很快就使自己达到了高小以上的水平，看得懂图紙，也学会了簡單的計算。在平常看图紙的时

候，他也曾經找技術員學過些制圖的一般常識，但是自己究竟沒有單獨搞過設計呀！現在，在全廠大鬧技術革新，工程師和技術員都忙着審查圖紙，不可能具體給每一樣機器設計的時候，為了迅速使大家最先擺脫最笨重的體力勞動，為技術革命打響第一炮，領導上把設計任務交給他。這是多么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儘管鉛筆那么不听话，畫出的只是歪歪倒倒的線條，他還是努力一筆不苟地畫下去。

圖紙上的輪廓逐漸清晰了，他終於畫出一個夾板錘的雛形。這時候，他嘴角浮現了一絲笑容，但馬上，眉頭又皺起來了。最後的一道難關出現在他面前：帶動這台機器究竟要用多大的馬達，馬達的轉速要多大才能符合機器的要求呢？這是高小程度的霍順源所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從兒子的書包里找出代數來翻了翻，可是完全看不懂。“孩子們算是趕上了好時代，我們再不努力學習，真要落伍了！”他帶着幸福而又慚愧的心情，自言自語地說了這麼一句話，眼光又不自主地落到圖紙上。

“要學，非學不可，找工程師去！”他看着看着，猛然一拍前額，就披起大衣，卷起圖紙，奔向車間。

車間里，處處紅光耀眼，爐火是紅的，鋼坯是紅的，鍛工們的臉頰也是紅的。一股熱風，馬上使霍順源感到全身溫暖。他一進門就看到丁華仙和楊宣他們正在往車間的一個角落里搬運廢料，丁華仙敞開衣服，胸脯上綴點一串閃亮的汗珠。他不禁愛惜地喊了聲：“老丁，老楊，叫你們明天再干，你們怎么不听话呀，把身子搞垮了咋辦？”

“榔头都没有把我压垮，晚睡一会算啥？再说，明天我还当夜班，还有一整天好睡呀！”丁华仙哈哈大笑说。

楊宣接着扭轉了話題：“霍师傅，你连夜把图纸搞好了？”

“难题还在后面呢，大老粗碰到了数学题，对付不了，正准备找蒙工程师请教呢！”说着，就往夜班值班室跑去。

“放心吧，霍师傅，只要有图纸，材料是现成的！”丁华仙的大嗓门在背后喊着。

东方渐渐发亮了，当霍耀源从蒙工程师那里回来的时候，朝霞已经染红了半边天。他眼里露出喜悦的光辉，因为蒙工程师不仅从理论方面肯定了他的图纸，而且教他解决了计算速度的那道难题了。

三

夹板锤的图纸一拿到车间，全车间的工人马上轰动起来，下晚班的人舍不得走，上早班的人也在纷纷赞叹，好象机器已经出现在眼前似的。这个说：

“霍师傅真不简单，硬把机器设计出来了！”

那个说：“我们黑铁匠一样有才干，不假吧，蒙工程师不是也说过：‘最初的机器就是铁匠和木匠造的。’”

手里拿着图纸的廖书记，这时正穿过人丛，找老工人们开会。十来老锻工被廖书记请到车间办公室，反复研究着那张图纸。才从各个废料堆里弄齐了材料的丁华仙和楊宣也来了。丁华仙看见大家暂时都没有发言，早就不耐烦

了，大声說：“廖書記，沒意見就算了吧，材料已經准备好了，可以开干了！”廖書記看了看他那急不可耐的样子，一边笑，一边用責备的口吻說：“老丁，你这样性急是不对的，誰不想把机器快点造出来，可是这是第一台机器，成功不成功，对整个車間的技术革新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們既要积极，也要慎重。让大家多考虑考虑，看看有什么漏洞，事先解决一下，有什么不好呢？”霍順源在一旁也說：“机器是第一台，我又是第一次設計，漏洞肯定很多，蒙工程师也只能从理論上肯定，人多出圣人，多琢磨一下是有好处的。”丁华仙听他两人都这样說，就只好耐着性子等了。

大家仔細一琢磨，果然提出了不少补充意見。鍛工老王过去做过木工活，他提出夾板要經受剧烈的震动，不能用普通材料；楊宣有多年維修机器的老經驗，他提出这种大型机器用皮带传动容易松动，要改用齿輪传动才比較可靠。霍順源听了这些意見，喜得嘴都合不攏来，拔出鋼笔，埋头就往小本子上記。丁华仙也睜大了眼睛，敬佩地望着廖書記，他从心里服了。不等散会，丁华仙就要求廖書記把找大木料的任務交給他。会一散，他忙从食堂里揣了两个窝窝头，就奔去找木料。楊宣也不託人，伸手就抢了加工齿輪的任務。

安装的日子终于到了。那天正是二月二十五日，厂里不少車間都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在林栋梁、涂文章等两班同志的努力下，鍛造車間的任務早在二十四日已經完成。一听说要安装夾板錘，全厂有关单位就协同行动起

来。鑄造車間接時送來了新翻砂的錘頭和鐵砧；輔助車間抽出了急用的氧氣瓶和馬達；電工班的同志立刻爬上屋頂接好電源綫；電焊班趕緊派人焊接夾板錘的龐大鐵架。……丁華仙和楊宣更是忙得滿頭大汗。丁華仙一馬當先，獨攬了最吃力的行當，揮起了比大鎚頭輕不了多少的十字鎬，挖掘埋藏鐵架和鐵砧的基坑。楊宣一邊忙着檢查各項機件的質量，一邊協助霍順源具體指導安裝……

經過連續幾天的戰鬥，夾板錘巨大的鋼筋鐵架，終於在鍛造車間的一角威武地豎立起來。第一次試驗開始了。廖書記親自擰開電紐，蒙工程師和霍順源緊密地注視着機器的運轉情形。丁華仙在一邊急得手痒痒的，可是除了和楊宣負責在鐵砧上放上一根后地軸毛坯外，他就插不上手了。

馬達發出巨大的吼叫聲，夾板帶着錘頭迅速向上移動，又急劇地向下猛砸下來。霍順源心里一塊石頭正要落地，突然聽到“卡”的一聲，就在錘頭接觸毛坯的一刹那，粗壯的木板炸裂了，錘頭帶着半截木板，飛出五尺開外。霍順源驚得滿頭滲出了冷汗，下意識地朝廖書記扑去。廖書記反倒安慰他：“沒什麼，老霍，機器運轉正常，我看已經成功了一半，剩下的恐怕只是個木板問題，快和蒙工程師研究一下吧！”

“木板沒有問題，我担保是最堅實の木料，怕是別的問題吧！”丁華仙又忍不住插嘴了。

蒙工程師不言不語地彎腰撿起一塊碎料，仔細看了看，的確，木料是上等的。比這更結實的實在找不到了。

但是，木板炸裂，又明明証明木板不够堅牢，經不起強力冲撞。这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莫非夾板錘不應該用木板？不！夾板錘一向是用木板的，正因为它是用木板，所以才叫夾板錘呀！为什么要用木板，因为木板有弹性，砸下去的时候震动可以減輕，但是木板也有脆性，容易碎裂呀！为什么沒听說別人的木板碎裂呢？莫非……

蒙工程师想到这里，心里感到有譜了，他拉了拉霍順源，对廖書記說：“我們去研究一下，可能問題还是在木板上。……”

翻看了一些苏联的技术資料，答案終于找出来了：原来夾板錘用的木料是要經過特殊处理的。一般是加上化学葯品經過蒸餾，这样既能保持它的弹性，又能增加韌性。可是，沒有特殊設備是做不到的。怎么办？蒙工程师沉浸在思索里，霍順源也皺起眉头来了。

猛然間，霍順源眼前似乎出現了一張在旧社会看到的面孔，白眼珠一瞪向他冷笑：“嘿，黑鉄匠造机器，真是笑話！”他憤怒极了，眼睛一瞪，幻象消逝了。“笑話，我們非搞成不可，廖書記講得好，我們已經成功一半了，有党，有群众，黑鉄匠一定要鬧革命！”

經過一夜的苦苦思索，他終于从代用品这方面找到了解決問題的窍门，不用木板，用鋼管；鋼管沒有弹性，就在鋼管和錘头之間垫上厚厚的一层橡皮。

于是在廖書記的积极支持下，夾板錘終于試制成功了。因为把夾板改成了圓形的鋼管，工人們和蒙工程师都說这有創造性，再叫夾板錘已經不合适，就亲切地叫它

“夾杆錘”了。

四

这是二月的最后一天。鍛造車間在初春的阳光照耀下，显得分外壮丽。車間的大門口貼着巨幅斗大的金字对联。上联是：“笨重錘头成过去”，下联是“风流人物看今朝”，橫額大书：“黑鉄匠鬧革命”。門口的电綫杆上，广播喇叭正在播送“我們要和时间赛跑”的乐曲，新出版的墙报用大字登出了車間集体創作的“鍛工之歌”，人們川流不息地涌向車間，一个个显得喜气洋洋，精神百倍，好象过节一样。

在車間的左角里，三丈多高的鉄架巍然兀立；好象露出水面的长江大桥的雄伟桥墩。人們簇拥在鉄架的周围，靜等着夾杆錘第一次大显身手。厂党委王書記站在离鉄架最近的地方，望着霍順源微笑。就是他，为鍛造車間的技术革新打开了一条道路，在他身上深刻地反映了全車間工人对技术革新的迫切要求，也体现了工人阶级惊人的智慧。

七点半鐘，上早班的汽笛响了。車間的汽錘声轟隆隆地吼叫起来。就在这时，廖書記和王書記交換了一下眼色，大声叫了声“开始！”这时，只見人丛中閃出一条彪形大汉，敞开衣服，露出紫紅色的胸膛，一跃上前，“嚓”地一按电紐，馬达顿时怒吼起来。一刹时，汽錘的敲击声已經听不清，只听得巨大的“噹噹”声，震得地皮发抖。粗大的后地軸鋼坯，就象一根面团一样，在几百公斤

的大錘猛砸下，迅速變形。可是這大錘已經不是用粗壯的手把它掄起，丁華仙只用一個指頭就把它舉得高高的，叫它象泰山壓頂般地砸下來！

“噹噹”的聲音在繼續奏着高昂的樂曲，火花飛濺，象節日晚上的禮花。人們的歡笑聲和機器的裏鳴聲已經分不清楚了。過去，丁華仙他們十八條大漢一天也只能鍛造八根后地軸，而今天，他們沒流幾滴汗水，就鍛造了七十五根。

夾板錘製造成功後不久，一台一台的新機器接連從車間里涌出來：磨擦壓力機，沖螺絲機，冷鋸機……黑鐵匠鬧革命的勁頭和氣魄，就象春潮汹涌，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

木 工 張 俊

王 德 生 口 述

刘 崇 敏 整 理

要談我那老伙計張俊的事，一下真不知从哪点談起。他的先进事迹太多了；哦，我还是从一九五九年咱們木工車間打造大型排鋸的那件事开头吧。

記得那是六月間，有一天，我們車間布置了一个庆祝会，庆賀老張带头搞起来的帶鋸机投入生产。会确定在中午开。吃过午饭后，会場上就挤滿人了，大家围着这台嶄新的帶鋸机称道不已，到处都是笑声。

看看到了开会時間，我的天！你說咋？我們的老張還沒來！“这个会沒有他參加可是不行的，別的不講，介紹經驗可是他的事啊，这怎不叫我們急得脚趾头都抓紧了呢？”

倒是支部書記李緒云胸有成竹，当下他緩緩地說道：“且不用急，到本場上去找我他吧，大約他又到那里整弄大型排鋸去啦！”

这一說，倒把我提醒过来；原先，大型排鋸由卢子明

老师傅搞起来，卢师傅花了不少力气，日子越拖越长，搞不成功，最后只好把它放下来。但是我的老伙计张俊却把这个担子接了下来，经常主动地找卢师傅研究研究，非要把这个大型排锯搞成功不可。可是，这大型排锯比别的机器都难搞，时间一拖，一年半载早又滑过去了。但老张有那么一股劲，不成功是不会放手的。他搞机器仿佛早就有了瘾一样，从一九五〇年起就开始为木工创造机器，十年如一日，先后用土洋结合的办法搞出了刨木机、锯木机、多刀拉槽机、吊锯机、打眼机、龙门钻眼机等二十多台，大大提高了木工的生产率。大家尊敬他，称他为“革新闯将”，又叫他“活鲁班”。

老张算得是个铁打的汉！他在旧社会穷得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但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并没有使他屈服。每当工人们向资本家进行斗争时，他总是站在前头，就是下监入狱，还是一个劲地斗争下去。

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成了共产党员。党教导他三大敌人打倒了，我们工人阶级要用高度的劳动热情和无比的智慧建设社会主义。于是他就慢慢地成为一个革新闯将了。……

当下，我们经李绪云书记提醒过后，我就急忙跑到木场去找他。果然，他在一大堆木料中间走来走去，好象在想什么。

他怎么会忘记了庆祝会呢？这件事，我直到后来才弄清楚。原来，那天早上他起床时，一边穿衣，一边兴冲冲地对他爱人王淑仙说：“带锯机成功了，你也为我高兴一

下吧！”王淑仙馬上就知道这是“要二两酒”的意思。中午，张俊喝了“二两”，又說道：“今天要开庆祝会哩，我这套补疤衣服可要换一换呀！”

他吃罢飯，换了衣服，出得門来向会场走去。当他經過鋸木場时，脚下不知不觉地放慢了，他又想起久久沒有搞成的大型排鋸来，于是，不由自主地走进了木場里去。

大型排鋸是木工工作中的一个大关键，是用来解鋸大型木料的机器。从前，解鋸大型木料完全是手拉大鋸，这种手工操作是木工中最笨重最吃力的一环，目前各方面生产向前飞跃发展，唯有这一环拖住了全厂生产跃进的后腿，这样，大型排鋸的制造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因此张俊心里当然很急。

张俊在木場里轉了几轉，动手就开干起来，于是就把开庆祝会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确定机器进料的推力，他爬上两丈多高的木垛子上，撬下一根大料子来，又把手式吊車一步步推起来，将笨重的木料悬空吊起。接着，他就在木堆中間走来走去，心里面那架算盘敲响了，一点点地計算着，推算着。

当我走到他面前时，老张还在那里盘算得好入迷呀！只見他手上拿着皮尺，嘴里在念念叨叨，連汗水也顧不上擦一擦，太阳光下，汗珠成串串，滴滴答答直往下掉，他并没有发觉我的来到。

看着他那个痴劲，真叫人又好气又好笑，只好大声地叫他：“老张，快到开会時間啦！”

张俊这才清醒过来，听出我是来找他开会的，忙笑着

說：“你看我，唉，這大型排鋸也太棘手了。怎麼，就要開會了？”說了，才急忙收拾收拾，趕往會場去。

慶祝會上，張俊介紹經驗的時候，又念念不忘地提到了大型排鋸。……

二

幾天以後，張俊在原有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改進方案。但是，這個方案必須等待張啟宇工程師審查後才能決定下來。而工程師，為了慎重起見，遲遲不能決定。

我們全車間的木工們心急火燎，因為大家等着試制大型排鋸，巴不得早早成功，投入生產。有些急躁的同志嚷着：“用不着工程師考慮啦，開干吧！”

只有盧子明和張俊一點也不着急，這兩位老師傅早已飽嘗了大型排鋸的厲害了。張俊說，“一定得等工程師提出意見來。飛輪和其他部件的比例弄不好，可不是好玩的，不但會出事故，而且會造成浪費。我們是憑經驗摸索的，沒有理論根據，每一點都得慎重的考慮……”

張俊辦事從來就是這麼慎的。比如說在一九五七年他製造吊鋸機，當時吊鋸機已經試驗成功了，張俊卻不肯讓它馬上投入生產，說道：“退刀的橡皮帶太不結實，恐怕用不久就會斷，退刀有危險！”那時我也在場，老張這話馬上就提醒我了，是呀，這的確是個問題。於是，大家馬上開了個諸葛亮會，立刻確定用鋼絲彈簧代替橡皮帶。機器又裝好了，試驗結果意外地使人滿意。可是奇怪得很，我這老伙計又皺起眉頭來了，說道：“還是過不了關，鋼

絲的彈性也會起變化的呀！”我心想，老張呀老張，你這一下就未免太過分了，這還能有什麼辦法再改呢？嘿，沒想到我想錯了，俗話說事在人為，張俊在不多幾天以後，終於根據槓桿原理，將一個鑄鐵圓球代替了彈簧，徹底解決了退刀時可能發生事故的問題。……現在，大型排鋸比起吊鋸機來，可複雜多啦，也難怪他要如此認真了。

張俊的設計方案工程師在繼續考慮著。鑒於實際困難，大家都沒有見過大型排鋸到底應該是什麼模樣，真要搞起來，心裡是沒多少把握的。於是黨委確定，派張俊、我、盧子明和唐漢濤等幾個老木工到廠外去參觀學習。我們跑遍了整個貴陽市的大廠，雖然得到不少啟發，可還是見不着哪里有大型排鋸。回廠後，我們開了諸葛亮會議，把飛輪和部件的比例確定下來了。但是，按張俊的意見，還不能開工，因為我們的張工程師還沒有提出意見。

張工程師確實陷入沉重的思索中。這是一位認真過細的工程師，在平常一般的技术問題上，他都要一点一点地審查，每一個新產品，他都要親自去再三地檢驗。現在，碰上了大型排鋸這個棘手貨，使他很著難。他也沒有看見過什麼大型排鋸，根據機械力學的推測，覺得盧子明和張俊等木工們設計的方案很有創造性，但是很難保證中間不出差錯，而特別是飛輪的問題。飛輪太大就要產生震動，甚至可能產生事故；飛輪太小就沒有力量，帶不動大型的本料。要怎樣的飛輪才正合需要？根據一些什麼來確定飛輪的重量和大小呢？再說，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工程師一時也難得判定大型排鋸能否試制成功，要不成功或者發

生事故，是工程師負責呢？還是張俊他們自己負責？於是，他覺得實在不好開口。

性子有點急的青年師傅劉應發對張俊說：“張師傅，憑你十年來創造二十多台機器的經驗，還怕什麼？工程師還沒有這樣的經驗呢！”張俊聽了這話只是嘿嘿地笑了幾聲。然後清了清嗓子，又從口袋裡抽出一支煙來。

憑我十年來同老張相處的經驗，就知道他這是要講點故事的样子。

“一九五二年，”他慢慢地說了起來：“那時你們還沒進廠，我和王德生他們幾個老師傅搞了一個大型圓盤鋸……”

我暗暗好笑起來，心想，老張呀，你這故事也老得沒牙啦，對青年們也不知說過多少次了。

故事是這樣的。那時候，我們的大型圓盤鋸碰到了一個“高速”問題的疙瘩老是解不開，急得大家團團轉。當時的黨委書記張英杰知道了，找我們談了一次話，他叫我們多向群眾學習，多請教工程師們。我們照着張書記的話辦了，請教了廠里有名的王工程師，結果問題迎刃而解。從此，張俊就念念不忘這件事，常常不知不覺地說出口來。現在你看他，不是又講起來了嗎？

張俊說着，口氣忽然嚴肅起來：“講實在話，不是我心裡不急，只是叫我心裡沒底就開干，這可過意不去呀！為了對國家財產負責，我們等一等工程師的意見有什麼要緊？”

唉！老張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又等了幾天，直到工程

师提出了詳細意見，又經過大家反復討論后，試制工作才正式开干起来。

三

工程師的意見，一方面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另一方面給我們預示了難關所在，特別着重提出了飛輪的震動問題。

有一天，笨重的飛輪出奇地抖得厲害，轉軸兩頭亂跳，發出一陣陣“咣咣”的炸耳顛心的叫聲來，听那個聲勢，仿佛就要炸開來了。一連幾天都是這樣，咱們只好把試驗停下來找原因。原因一時找不到，於是，急得大家團團轉，越急就越是沒有辦法，有的同志又要求按原來的老樣子再試一試。

張俊在這種時候總是沉著的，他說：“冷靜點，忙不得，忙中有錯！寧停三分，不搶一秒！”其實，張俊比誰都更急，只是他感到這個問題不是本廠的設備可以解決得了的，必須請示廠黨委作決定。可是這兩天文書記進城開會去了，張俊只好耐着性子等他回來。

張俊和領導的關係早就是血肉不可分的。我們每每有個什麼想法，什麼困難，張俊總是說：“依靠黨，依靠群眾，咱們就有辦法！”我們的黨委和支部從來都是十分支持我們的，總是不斷鼓勵我們，關心我們，想盡一切辦法幫助我們解決困難問題。別的不說，就說我們的黨委書記文宏杰吧。文書記是個裝配工出身，有一股朴朴实實的工作作風，最能了解我們這些工人，對於工人的創造發明，

他一向是竭尽一切努力为我们鸣锣开道。这些天来，为了大型排锯，他差不多每天都跑到车间来。有一天夜晚，张俊和我在试验棚里睡着了，天下了大雨也不知道。当我们惊醒过来的时候，雨已经快要住了。我们立即想到装机座的地坑里渗进水去，会把机座浸坏，便马上翻爬起来。就在这时，在灰蒙蒙的电灯光下，我们看见了一个人影，正弯着腰在水沟里面，用一个铁桶舀水往外泼，泼出白花的水花来。不容多说，我们马上跑了过去。啊！你道是谁？原来就是文书记。谁知他是什么时候跑到这里来的啊！只见他早已淋得落汤鸡似的，浑身上下，又是水来又是泥，一双脚杆还插在泥水里边。他见了我们，马上笑着说：“没有关系，水浸不进地坑里的！”

文书记开完会回来了，张俊马上将飞轮震动的问题向他作了汇报，同时提出了下一步的办法。文书记完全同意了他的计划。

于是，我们马上将问题向各方面传开去，争取外援

一天晚上，又下雨了。雨点打在我们这个工棚的油毛毡上，就象是爆炒豆似的，叫人格格外心焦。我睡不着，只好爬起来，走出工棚一看，唉，除了各车间上夜班的灯光外，山里山外，到处一片黑沉沉，到处一片风雨声。我独自坐在矮凳上苦苦开动脑筋。忽然，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一听，是外厂来的电话，正是为我们的大型排锯机献策，一位动力厂的老朋友正在给我们的飞轮出主意，电话突然中断了，无论如何再也接不上话。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呢，人家的宝贵意见才听到一半，还有一半怎么办？

俗話說，人急无主意，越急越見鬼。我是一个很笨的人，当下什么主意也沒有，急得老是想去把睡得很熟的張俊叫醒。可是我並沒有真个喊他醒来，老張实在是太辛苦了！他那时已經几天沒睡过觉了，这一躺下来就睡得仿佛再也醒不过来似的，我能忍心为这点事去惊动他嗎？好久，我才急出一个主意来：推着單車，走出工棚，亲自連夜赶到动力厂去，把另一半沒听到的宝贵意見帶回来。

两天过后，我們把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集中起来，針對飞輪引起机器震动的問題作了研究。原来是我們厂里的落地車床不够精密，加上飞輪的精密度也不够，所以飞轉起来，飞輪便左右搖摆，造成震动。最后咱們只好把飞輪搬上汽車，运到貴州橡胶厂去加工，这才算是解决了这个問題。大家那个欢喜劲就不用提啦，多少天来的紧张，今天才吐了一口松活气，抹下一把松心汗来。

四

大型排鋸虽然有不少难关，也还是計我們一个个闖过来了。但是誰也沒料到最后又出了一件奇事，簡直弄得大家束手无策。

大型排鋸机是一个庞大的怪物，长四丈，寬一丈二尺，底座深深地落在地坑里。它那个大型的鋸台与地面平行，五条并排的大齿鋸片直豎在鋸台上，每条两米多长，一头落在地坑里，一头伸出鋸台上来，两头都装在龍門架上，鋸片閃放着白光，灿烂夺目。鋸台上还装有一条长长的大型鏈帶，紧紧扣住直径一米来长、重量三千多斤的大

型木材，两头连接滚筒，自动进料。

那一天，我们作最后的试验。电门一开，这个庞大的机器就好象初醒的睡狮一样，猛吼起来。轰隆一声响起，立刻给人带来了天崩地塌的感觉。巨大的粗糙的咆哮声猛烈地震颤着地皮。

这个吼声是那么粗野、复杂，是那樣的吓人啊！其中有两个飞轮旋扰着空气而发出呼呼的风响，有带动飞轮的大型马达那最大的轰隆声，有鼓风机那刺耳的尖锐的嘶叫，还有各个连动杆发出的各种“哐哐嗒嗒”的脆响……之外就是那个异常鲜明的锯片抽动声——五条锯片同时上下猛拉着，发出“哧哧哧哧”的阵阵呼唤，听起来特别粗鲁，特别刺耳。不过，它叫得越是难听，我们就越高兴。要知道，它正是在锯着三千多斤的巨大木料啊！

进料子的马达，也在那里助威，三千多斤重的木头象一头红了眼的水牯，向着五条锯片碰撞过去，立马来了一声“咔嚓”的巨响，木头插到锯片中间。锯片“哧哧”地拉得更猛了。

这一次试验实在令人高兴！多少人盼望了多少个日子，盼得眼睛都快穿了，今天终于看到了机器把大型木料锯开了。

当时我正好站在张俊身边，心里一高兴，拉着老张的手肘子说道：“看！老伙计，这不是成功了吗？”

大家听我这一喊，“哧哧哧”就来了一阵鼓掌，年青人早就乐得禁不住跳起来，叫喊着：“成功啦！成功啦！大型排锯成功啦！”

但是，出乎大家的意外的是张俊，只見他連連摆手說：“不行不行，同志們，還沒有成功，還沒有成功！”說着，他“叭”地一聲關掉了電門，轟轟隆隆的機器剎時停止了歡唱。大家丟開了機器，把張俊團團圍住；誰也不知道究竟為什麼還沒有成功。張俊就一五一十地把他的意見說出來。

原來，正當機器在巨大的轟隆聲中解鋸木料的時候，張俊忽然聽到“嚓嚓”兩下微微的雜音，於是就馬上全神貫注地追尋它的來源。嗨，說來也怪，認真一听，無論如何再也聽不見了。他把頭鉆進機壳裏面去聽，也還是聽不見……一連換了幾個位置，也沒有聽出個所以然來。他想，大概是耳朵聽慌了吧，可是，當他剛剛站起來時，忽然又來了“嚓嚓”的兩聲。老張立馬全身都緊縮起來了，趕忙又把耳朵貼在機壳上聽起來，直到大家的掌聲四起，才將他從諦聽中震醒過來。

事情就奇怪在這裡。當時所有在場的人，都被機器鋸木的威風吸引住了全部注意力，唯有我們的張俊能從那巨大複雜的轟響中，聽出這麼細微的“嚓嚓”聲。這比在龐大的交響樂合奏中辨出某一輕音樂器奏錯了半個音，還要困難，因為機器的轟響是那麼粗野、龐雜而沒有旋律。我簡直佩服張俊是個高明的音樂家！

不過，機器出了雜音總是不妙的事。

从出現杂音那天起，张俊就忽然变得神魂不安起来，整天老是在叨念着：“記得硬是‘嚓嚓’地响了两声啊！”或者是：“我硬是吃了一惊嘛！”

有时候，他拿起一个手表贴在耳朵上，听得入迷，自言自语着：“有点象这个表针的跳动！”

有时候，他一手拿着张砂紙，另一手拿一块鉄件，輕輕地在耳边磨擦，又喃喃地說：“和这种磨擦声也有点相象呀！”

当着急风吹来，吹得我們的試驗棚“卡卡”发响的时候，张俊又立刻警觉地把耳朵贴在板壁上，細听那板壁的抖动声。

当着他走路的时候，有时也会忽然因为什么恍恍惚惚的响动突然停下步子。……

他变得有点失常了。我見他眼光老是瞪瞪的，他自己也說：“眉毛也老是跳跳的！”咱們車間的支书李緒云着急起来，就叫我們一連把机器作了四次周密的鉴定。

但是，說来也怪得很，每一次鉴定都查不出那个奇怪的“嚓嚓”声来。可是张俊坚持着說，他确实确实听到过那种杂音。

为了慎重起見，第五次鉴定又开始了。这一次还請来了张工程師。张俊把所有的記錄資料通通翻了出来，而且提出了若干綫索，准备把机器一直开到接近热变程度。

巨大的轰隆声又震撼山岳地吼叫起来了。大家全部停

止了談話，在宏大的機聲中各就各位，有的人站在鋸台上，有的站在機器架上，有的鑽進機殼里去，有的把耳朵貼在軸殼上，我和張俊都一起鑽進機肚底下去了。……一時間，機器的上下左右，插花似的一共吞食了二十幾個人，有的被它吃掉半个身子，只露出一雙腳來。大家都聽着每一個聲響……

大型排鋸這巨大的震鳴聲，把全廠許多關心鑒定的工人都招來了，不多一會兒，整個大大的工棚，立即給包圍起來。人們一個個都睜大眼睛，有的皺着眉頭，有的側着頭，或者仰着臉，大家都聚精會神地分析着那巨大而複雜的機鳴聲。

聽了很久，我什麼也沒有聽出來，終於耐不住爬了起來。但一轉眼我就看見張俊了，嚙！馬上就打消了我不想聽下去的念頭，只見他睜大着眼，他那個吃驚的模樣，那個一動不動的架勢，那雙緊緊扭起來的眉毛，那一張張開了仿佛再也合不攏的嘴巴……我憑經驗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張俊的言行一向是有根據的。於是，我的精神慢慢地高度集中起來，屏着氣，盡量忘掉自己，從這個宏大的震聲里面，對每一種聲響都進行一遍分析，然後從各個聲響里面去追捕那個“噼噼”聲。……

果然，有一點點仿佛從地皮底下傳出來的響聲被我聽見了，它沒有規律，“噼噼”這麼兩聲過後，又好象沒有了，一會兒又是“噼噼”那麼兩聲。慢慢地這種聲響便逐漸清晰起來，變成有了節拍的東西。馬上，我的額上、鼻尖上通通給它驚出汗水來了。

终于，张俊带着笑容跳了出来，关掉电门。这时，一切响声慢慢全部消失了。四周团转，无数双眼睛盯着张俊，寂静无声，等着他宣布结果。

张俊的脸上泛起了红光，他对李书记说：“哎呀呀，差点漏了个大问题！这是转轴上的螺丝不行，它的质量不符合设计标准，机器开到相当程度以后，它就因热变作用发生变形，不久就会被打断，要不查出来，正式投产后一定会发生严重工伤事故。……”

我们当场把转轴拆开。果然，这个螺丝形状相同，质量不同，不符合设计标准。几次鉴定听不出来，一方面是由于机器开的时间短，螺丝还没有起热变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螺丝太小，响声微弱，在巨大的机鸣声中，实在不容易听到；这一回机器开动的时间长，热度高，响声便清晰起来。这不知是哪一个粗心大意的在装配时装错了！好险哪！

张俊一说，所有在场的人们都惊叹不已。人们蜂拥上来，争先恐后地去握张俊的手。张工程师也非常激动地对张俊说：“张师傅，我们洋工程师还得要向你这个土洋结合造机器的老师傅学习啊！”

锣鼓声也趁着热闹敲响起来了。不知是哪一个写了一张大红喜报，红底金字，由十几个青年小伙子抬了过来，簇拥着张俊和我们所有参加大型排锯机制造工作的人，一齐向党委会报喜去了。

陈和庆师傅二三事

郭 松 林 口 述

陈其林 朱 西 肖仁地 张清和 整理

共产党员陈和庆，是个有三十多年工龄的老师傅，几十年来，他把工厂当成了家，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在厂里，他总是不声不响地工作，踏踏实实，埋头苦干。说到他，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也许会摇着头说：“这没有什么。”但是，当你与他相处了一些日子以后，在他平凡的劳动和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在他的身上时常閃射出共产党员勤劳朴实的光辉，使你自然而然地对他产生出一种崇高的敬意和强烈的爱戴。在厂里，只要你说到“陈和庆”这三个字，工人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对你说：“这是一个好人呐！”接着，他们就会把陈和庆师傅的一些小故事讲给你听。

心 比 铁 水 红

一九五〇年春天，陈和庆师傅来到贵州公路局汽车修配厂——贵州汽车制造厂的前身，在翻砂车间当工人。那时，工厂刚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接管过来不久，要人缺人，要工具缺工具，真的是百废待兴。拿翻砂车间来说，

名义上是一个車間，可就只有陈和庆一个工人和两个新进厂的小学工，从拌砂、造型、修炉、浇鑄直至清砂都要他亲自动手。生产工具呢，连一个馬达也沒有，只好在礼拜天休息时把車床用的馬达拿来开炉。說实在的，整个厂还没有現在的半个車間大哩！工作条件比較困难，任务还是不小，光在二桥和馬王庙那里，就停着一百多輛国民党反动派逃跑时扔下的破汽車等着修理。虽然是这样，但由于陈和庆师傅在旧社会里有过辛酸的經歷，解放后又在工訓班学习了三个月，經過党的階級教育，觉悟提高得很快，所以，他总是勤勤恳恳地想尽一切办法来完成厂里下达的生产任务。

那时，正是国民經济的恢复时期，党为了尽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許多方面帮助私营企业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可是，有些资本家却唯利是图，以怨报德。他們为了賺更多的錢，竟不择手段和国营厂爭工人，特别是对那些生产經驗比較丰富的老师傅，更不惜用提高待遇、增加工資等办法来拉攏。干了几十年翻砂工作的陈和庆，自然也成為他們企图拉攏的一个对象了。

一天，陈和庆从厂里回来得特別晚，陈师母見他坐在桌子跟前，只顧对着桌上的飯菜出神，象是有什么心事似的。她正想問他，忽然門板一响，一个和他差不多年紀的人，笑嘻嘻地走了进来。

这人名叫蔡槐清，是私营仪新机器厂的工人。解放前，陈和庆也曾經在这个厂干过活，和他有过交情，解放后，两个人虽然不在一块，但是因为同住在黄土坡，相距

不远，互相間还是有些往来。不过，陈和庆知道蔡槐清这个人有点看錢迷心，常爱說在私营厂干活，活少錢多，比国营厂安逸。这次蔡槐清的到来，陈和庆知道他少不了又要重提他所不感兴趣的旧話，所以他对他不甚热情，只打了个招呼，依旧思考着自己的問題。

果然不出陈和庆所料，蔡槐清見陈和庆眉头紧皺，以为他正在为生活問題焦心，叹息了一声，开門見山，說明了来意：“唉！困难呐！虽說如今解放了，工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可是一家几口，就靠这点工資，怎么够安排呀？”他边說边观察陈和庆的反应，看他沒有答話，以为他已經有些动心了，便笑着站起来，拍着陈和庆的肩膀說：“老陈，我看你还是到私营厂去吧！”

“到私营厂去？”陈和庆好象給針刺了一下似的，猛地站了起来。

“是呀，到私营厂去，只管造型，凭你那手艺，包你十把天就掙得比現在一个月的薪水还多，你还发愁什么呀？”

陈和庆一听，不觉又好笑又好气，原来，他发愁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今天临下班的时候，厂里給了他一个制造銅套毛坯的新任务，此时他正在考虑怎样利用现有条件进行試制，蔡槐清这么一說，使他不得不把思緒轉过来。他对着这位好心的邻居凝視了一会，搖了搖頭說：“我不去！”

蔡槐清急忙問道：“怎么不去呀？”

陈和庆頗有感触地說：“老蔡，咱們是老朋友了，你

还記得一九四七年冬天的事吧？”

一九四七年冬天，陈和庆在仪新机器厂当翻砂工。快过春节了，资本家为了賺錢，整天要工人加班加点，大伙意見很多，资本家为了稳住工人的心，假惺惺地說：“你們好好地干呀，加班发双薪，春节前一次付給。”可是，到年二十九了，发薪的事連影子也沒有，許多人都等着这笔錢买年货呢。陈和庆他們看到这种情况，火气一冲，到厂里找资本家駁理。资本家見工人人多，怕出事，假意答应明天照发。誰知第二天一早，陈和庆和几个老工人被厂方誣賴他們偷窃馬达，給几个如狼似虎的警察抓了起来。其实，馬达是资本家事先派人暗藏起来了。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的衙門是給有錢人开的，結果不但工錢沒拿到分文，反而被资本家开除出来……

蔡槐清听陈和庆提起这件伤心事，怕他真的动起感情来，急忙岔开話題劝道“那是解放前的事嘛，現在解放了，资本家也不敢乱来啦。唉！你我手艺人，靠本事过活，到哪里还不一样干活掙錢，能多掙点……”蔡槐清的話还没有說完，陈和庆紧接着說：“那可不一样，国营厂是工人当家作主，私营厂是給资本家做工，你別看国营厂眼前还有不少困难，将来生产恢复了，发展了，国营經濟是领导經濟，私营厂全都要靠国营厂呢。”接着，陈和庆滔滔不絕地把他在工訓班和学习組里学来的道理跟蔡槐清說着，告訴他共产党是工人階級的政党，沒有共产党，我們工人就沒有今天，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才有幸福的日子。末了，他給他指明资本家和国营厂爭工人的阴謀后，

笑着对蔡槐清說：“我看你好坏还是个工人，不要貪图眼前的小利，到我們国营厂来工作吧。”

“我？”蔡槐清瞪着双眼，张着嘴巴問着。

“是你呀！”陈和庆把烟杆一揚，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蔡槐清回私营厂去了，有人問他：“怎么，把陈和庆劝来了吧？”蔡槐清摇了摇头：“別說了，他还劝我进国营厂哩！”

后来，党在工人当中普遍地进行了阶级教育，許多人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認識，蔡槐清也慢慢地觉悟过来，越来越深地体会到陈和庆講的話的道理。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后，他终于要求到国营厂工作去了。

“八宝衣”的故事

鑄造車間的工人都知道陈和庆师傅有件“八宝衣”。

提起这件“八宝衣”，得从一九五五年說起。那时候，厂里第一次給职工們发工作服，大伙一听，都乐得合不拢嘴。陈和庆师傅呢，更不消說了。他拿着蓝卡叽的工作服，左看右看，东摸西摸，贊不絕口，連連地說：“哈哈，党对我們真是太关心了！太关心了！”

第二天，大家都穿起了嶄新的工作服来上班，陈师傅穿的却还是他那件滿是补疤、油污的旧衣服，安全員奇怪地走过来問他为什么不穿新的，他把自己的那件旧衣服一掀，笑嘻嘻地說：“穿在这里边呢！”

原来陈和庆师傅心想：“我整天跟着熔炉打交道，火碓子常常飞到头上脸上和身上来，一上身，新衣服就被火

花点子烧个窟窿，多可惜啊！国家给每一个工人都发一套工作服，全国就要几千万套，不容易呀！……”他这样一想，就把自己的那件旧衣服罩在新工作服上面。后来，那件旧衣服实在是不能再穿了，他才正式地把工作服露了出来。就这样，一发现工作服烧了破洞，他就马上要陈师母补。陈师母说：“你这个人呀，袜子破了大洞不管，工作服烂了芝麻大一点小洞，就急得象是火烧眉毛。”陈师傅笑着说：“袜子是自己的，你关心一下就可以了，工作服是国家的，我不爱惜可不行啊！”

过了一年，厂里按规定又发工作服了。那天，学工小张兴冲冲地跑进车间，报喜般地嚷着：“领工作服囉！领工作服囉！”许多人都高兴起来，只有陈师傅象没有听见一样，依然埋着头在干他的活。小张走到他的身边，对他说：“陈师傅，你这件工作服也该换了。现在又发新的，你没工夫，我给你换去。”陈师傅摇了摇头，笑眯眯地说：“小张，这件工作服虽然补了两个小补疤，你看，底子还很结实，好端端的换它干啥？”小张有点不以为然，说：“嘿，再好也比不上新的呀！何况这又不是哪个要求换的，每个人都有一件。”陈和庆师傅听了，站了起来，严肃地说：“话是不错，可我们哪能喜新厌旧！同志，自己的衣服补了点疤还在穿，工作服旧了，补了两个补疤就要换新的，这对头吗？”陈师傅的话，使小张口哑了，他这时只觉得自己脸上辣呼呼的。陈和庆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过火了点，态度也显得比往常严肃了些，便亲切地拍了拍小张的肩膀，温和地说：“当然，该换的还是要换，该

領的还是要領，比如象你这一件，实在烂了，就去換一件新的吧！可是換来了要注意愛惜！……”

就这样，又过了一年、两年……陈师傅还是穿着他那件工作服，上面的顏色早已退尽了，許多地方补疤又加上补疤，一眼看去，重重迭迭，斑斑点点，就象是由无数块小破布拼湊起来的，比道士穿的“八卦衣”还要复杂，同志們都叫它做“八宝衣”。直到一九五九年，这件“八宝衣”实在是不能再穿了，主任一再劝他換件新的，这时，他还笑嘻嘻地說：“哈哈，主任，就是这样，还比我在解放前穿的衣服好十倍哩！”

第 一 課

有一天，离下班只有半个鐘头了，鑄造車間的工人們，正在为完成当天的生产任务而紧张地劳动着。从冲天炉进料口上噴射出来的火光，把整个加料台染得紅通通的，站在台上的加料班长，拉长了嗓子喊着：“快点，快点，准备加焦！”

听了这声音，学工小周把那装满焦炭的手推車的手把捏得紧紧的，額头上的汗水也顧不得擦，从鑄造車間的配料場上出来，急匆匆地向加料台上跑去。他不顧一切地紧跑着，忽然听见背后有人急喊：“小周慢点！”还没等他轉过臉来，一只热呼呼的大手，“啪”的一声落在他的肩膀上。小周急忙車过臉来，看見一位臉膛紫紅，滿嘴桩桩胡子的人，一手紧紧地抓住了車子的手柄，嘴巴对着他的耳朵說：“哎呀！我不是說过，焦炭要錘碎了才能往炉里

加嗎，你怎么又是大块大块地干呀？”

“陈师傅，来不及了，炉子馬上要加料。”小周脸上露出焦急和无可奈何的样子。陈师傅猛地抬起头来，朝进料口看了看，見吐出来的火苗还是綠茵茵的，說了声“赶得上”，就馬上把焦炭倒在地上，掄起一把大鐮头，“劈劈拍拍”地一陣猛敲，敲完了，又抓了把大鏟，迅速地把焦炭鏟进斗車里。別看陈师傅上了年紀，他做起这些活路来，前后还不到五分鐘，真是快得出奇！小周站在一旁還沒来得及插手，陈师傅就把它做完了。随后，陈师傅接过車把，推到进料口前，“嘩嘩”地把焦炭喂进炉肚子里，回来，小周这才发现他全身象給雨淋了一遍似的。

小周是刚进厂不久的新學工，这时，他心里真是有股說不出来的滋味。他觉得陈师傅似乎是大認真了，太愛管閑事了，可是又禁不住有些佩服陈师傅那种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的精神。

小学工正在那里出神，陈师傅却一边擦汗，一边笑着說：“小周，你在抱怨我多事，是不是？”接着他又溫和地說：“我們搞的是社会主义建設，不是为資本家卖命，不認真不行呀！不錯，表面上看来，炉子里火力大，焦炭火点也烧得燃，可是总不如小块的烧得透。烧不透，会造成浪費，而且火力不旺，炉溫不高，也会延长生鉄溶化的時間，这都是国家的損失啊！”說到这里，他看見小周脸上有点紅，又溫和地安慰他几句：“不要难受，这回你沒有經驗，下回記着就是了。刚才我有点急躁，态度也不好，你別放在心里头。”說着，就走开了。

后来，小周在党的培养下，在老工人的帮助下，逐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学工。但他还常常回忆起这件事，认为这是他开始工人生活的第一课。陈师傅说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这句话，老是在他耳边回响，不断地鼓舞着他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

一张拘谨的照片

陈和庆师傅的学工们，保存得有一张照片，那是他们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在照片上，陈和庆被大家簇拥在中间，大家都喜笑颜开，只有陈和庆的脸上露出很拘谨的神色。学工们一看到这张照片，马上就联想到陈师傅那谦虚、谨慎、见荣誉就耻的精神。

这张照片是陈师傅创造硬模浇铸法，使合金盘的生产一下提高一百二十倍的时候照的。那天，车间里的学工们正在纷纷谈论着陈师傅创造成功的事迹，厂工会的小周突然领着一个身背照相机的高个子走了进来，大家见了，都悄悄地说：“嗨！记者，记者来了！”

“陈师傅，陈师傅，记者给你照相来了！”有的学工高兴得叫了起来。可是这时，陈师傅却依然埋着头，一声不响地做他的砂型，好象是没有听见似的。小周和那个记者终于找到他的面前来，人们谈笑着，议论着，在陈师傅身边围了一大圈。

记者掏出笔记本，要他谈谈他是怎样搞出这项革新来的。陈师傅笑了笑，对那记者说：“嘿嘿，都是大伙儿凑起来的呗！”记者再问他，他好象除了这句话以外，再也

說不出別的話來了，記者見他說不出什麼名堂，就站起來，要求陳和庚師傅讓他照一張相片。陳師傅一聽，他的臉忽地漲得通紅，象個大姑娘上轎似的，連忙說：“不用，不用，這點小事照什麼相呀？何況這又不是我一個人搞的！”

經過小周和記者的再三相勸，說明照相不僅是表揚個人，同時，發表出來，對推動當前的技術革新運動和提高生產有作用。這樣說了，他才勉強同意。但是，他提出一個條件，就是要照集体的，不照個人的。在小周的幫助和安排下，參加過硬模澆鑄工作的人，不一會就聚齊了。大家把陳師傅擁在中間，因為這項革新主要是他搞的，他推脫了半天也沒用，只好站在那裡。

幾天以後，照片在報上刊登出來了，大家看了陳師傅那拘謹的神態，不僅不覺得好笑，反而更加倍地尊敬他。

后 記

貴州汽車制造厂在解放前是几个很小的汽車修配厂，一共只有一百多工人。为了反对当时美蔣反动派的残酷压榨，工人们自发地进行过英勇的斗争；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工人们政治觉悟和劳动热情大大提高，生产迅速得到了发展，在短短的时间內，就发展成为一个目前拥有一千多工人的工厂了。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先后出现了許多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促使我們决定編写这个工厂的厂史，企图把它們用文艺的形式反映出来，作为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年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資料。

我們搜集記錄了几十万字的素材。根据这些素材，起初，我們曾用划分时期的办法，拟定了几十个題目，打算全面地反映这个厂自建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后来，由于有些素材不适宜于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因而只确定加工十几篇稿子；最后，又經過反复推敲，精簡为現在的七篇，編成了这个小集子。这几篇东西，虽然只是全部厂史中的一些片断，但它却多少反映了这个工厂解放前后的深刻变化、斗争业绩和先进人物的思想面貌。在这方面，如果能够給讀者一点启发，就算达到了我們的目的了。遺憾的

是，我們的水平很低、又缺乏編写厂史的經驗，在对先进人物的記叙和情节的剪裁方面，虽經反复琢磨，还难免粗糙，这是要請讀者多多批評指正的。

这本工厂史选集，是在贵阳市文化局和中共貴州汽車制造厂委员会的领导下，組織贵阳市群众艺术館和市属各县、区文化館的力量共同編写的。参加編写工作的人員除各篇已署名的同志以外，还有譚光輝、肖仁远、李元明、陈泽元、刘蒲等同志。参加口述和提供資料的除貴州汽車制造厂的工人同志以外，还有贵州省交通厅所属其它工厂的同志。因为难于在各篇一一提名，这里謹向这些同志表示謝意。

編 者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